

同春集

十三

別集
經筵日記

共十六

~16
2401
13



和
2401
16-13

同春堂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經筵日記

卷之二

經筵日記

卷之三

經筵日記

卷之四

經筵日記

卷之五

總目

同春堂先生別集

同春堂先生別集

卷一

目錄

經筵日記

卷之六

經筵日記

卷之七

附錄

卷之八

附錄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一

經筵日記起至八年丁酉十二月

崇禎紀元己丑十一月五日 上御夜對廳晝講中

庸自舜其大知也與止第八章護軍宋浚吉曰中

庸序歷叙上古聖王道統之傳危微精一十六字

實萬世心學之淵源願 殿下深留聖意體驗力

行卓然以道統自任焉自古儒臣未嘗不以道統

之責望其君况今身逢 聖明安得不以此望之

而 殿下亦安得而辭之乎 上曰此言雖少要

約緊切無過於此矣浚吉曰首章則修身治國之



道槩備焉實與大學經一章相表裏願 聖明潛
心默玩而力行之必使講學之功見諸事為之間
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一節體統工夫兼動
靜說莫見乎隱此一節就緊要處言乃動時工夫
也癸亥初故正郎李德胤於筵中啓以上一節屬
靜下一節屬動副提學鄭經世誦朱子說以辯之
臣師金長生所見亦與經世同今世學者所見多
如李說而實有不然者 上曰何謂也對曰上文
曰道不可須臾離卽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
離故言戒懼乎不覩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

未起之時早已戒懼云爾非謂不戒懼乎所覩所
聞而只戒懼乎不覩不聞也戒慎恐懼兩句是結
不可須臾離一句意思下文說固當無不戒懼而
於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於其獨處而
慎之慎其獨一句是結隱微兩句意思也上文註
常存敬畏雖不見聞者實兼動靜意下文註旣常
戒懼於此尤加謹焉所謂此者特指動處言也朱
子曰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
工夫處又曰略更開眼此皆指念慮初動處言也
蓋念慮初動處尤難用功故上文旣兼動靜說下

同春堂集卷之二
文又特言之朱子答呂子約書論之甚詳矣民鮮能久先儒或以爲鮮能久於中庸之德故朱子辨其不然特引論語無能字如此然後文義始曉然上曰所引論語每以爲疑今聞所論果然凡所論辯辭氣藹然又極詳盡此心開豁矣浚吉又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擇卽惟精守卽惟一文雖異而意則同矣古語云非知之難惟行之艱能擇固難能守尤難然知之真則行之亦不難矣 上曰真知豈不難也對曰此聖人所以貴窮理也若不能窮理何由知之真乎 上曰非勇則無以決

其取舍矣對曰無知仁而言勇則非吾所謂勇也又曰顏子窮而在下而得一善拳拳末失况人君在上強勉爲善則德澤可洽於一世顧不重歟 上曰聖人千言萬語莫非爲民對曰民生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此實治亂存亡之機常存救焚拯溺之心凡爲民之術急急講究俾得蒙實惠焉 上歎官吏之不善奉行廷臣有言 反正初善治守令之多者浚吉曰臣猶及見癸亥初民心歡悅佇見太平之盛而不幸多遭變亂 先大王大有爲之志竟不得布施豈不可恨當時羣賢滿朝事

多可法 殿下方講中庸繼志述事乃孝之大者
上曰雖然心欲追三代之治而恐不能也浚吉起
而謝曰 殿下之言及此實宗社臣民之福也惟
殿下堅持此心無變無退 殿下既以此立志何
憂乎治化之不成乎因論賊吏事浚吉曰 先王
朝仁厚爲治未聞有一貪吏伏法者仁厚豈非盛
德而紀綱之不立亦由於此貪吏知所懲然後國
事可爲而生民可保古人云刑亂國用重典正今
日之所當念又請數遣暗行御史於諸道以察守
令之廉貪生民之利病 上曰予亦欲遣久矣使

之選啓浚吉曰民心皆以爲 卒哭後必有惠政
伏願 聖明惕念毋失此機又曰近者金集宋時
烈並在臺閣故百司無不敬憚如此之久則大有
益矣 上曰然此其所貴乎擇人也浚吉因進曰
小臣資稟最下於人身抱痼疾今已數十年矣家
居調息若不保朝夕徒以感激 聖恩扶病上來
而學識淺短精力不逮在朝無少裨益而徒傷廉
隅惟退守丘壑庶幾爲報恩之地矣 上曰論難
文義開豁茅塞方以爲恃何乃過辭顏貌清瘦而
神氣精緊今雖初見相愛之情藹然于中勿生退

去之思從容善攝輔導寡昧深所望也何必潔身
遯世而後可乎浚吉又辭出入 經席 上曰欲
常常見之故如是宜勿辭

六日晝講 上將讀回之爲人也章宋浚吉曰學者
於程朱諸賢亦皆諱之而顏曾思孟則或不能諱
誠爲未安 先朝講官鄭經世欲諱朱子名相臣
李廷龜言 上前不必諱經世以爲若是我國儒
賢則固不敢諱若程朱於 主上亦師也何可不
諱 先大王可之旣諱程朱則顏曾思孟亦可諱
也 上曰然予固疑之今始釋然遂諱而讀之因

講第九章第十章浚吉曰義精仁熟程子以爲非
克己不能而克己工夫則其要只在於敬所謂敬
者靡他其適無時或放之謂也俄者 進講時一
章釋遺却不讀此恐造次間不爲畱心之致凡人
情獨居則易肆對人則莊今 殿下開筵對臣僚
之際心放如此竊恐獨居之時尤有所難保者矣
上瞿然稱善浚吉曰先儒謂仕宦奪人志國有道
不變塞焉一節旨義深遠人君以此察臣下可也
上曰然浚吉曰程子曰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感慨殺身卽白刃可蹈也從容就義則所謂中庸

也從容就義固難而感慨殺身亦豈易也古人云
犯顏敢諫中求伏節死義之士此人君所當加意
也 上曰 大明未亾松山錦州陷城之時有大
將數人開門出降而至令拜屈則不肯而死其節
未可知也對曰晉帝時庾珉王儁受劉曜官不辭
及帝青衣行酒號哭遇害亦此類也丁丑江都之
變多有節死者此則 聖明之所目覩也如沈覲
李時稷宋時榮等其中最著者覲時榮皆蔭官李
時稷雖經從班亦是微官於國家可謂分疎而其
死先於人尤爲可尚合有褒崇之典矣 上曰良

可貴也使之特施金益熙曰近來朝綱頹弛百隸
怠官必有剛果之政隨事變通然後國事可做
上曰予意亦然因循苟且以至委靡則何以爲國
心欲變通振作而但恐新不如舊而徒貽紛擾也
浚吉曰法久則弊生若隨事善變則寧有不可堯
舜相承以聖繼聖而及舜之時禮樂刑政更張多
矣舉八元去四凶此其大者而皆堯之所不爲也
因革損益顧在義理之如何耳 上曰在所不已
則何以變法爲嫌而遵守不變乎此亦得人然後
可爲矣浚吉曰 聖教誠然得人最爲緊務雖以

符堅宇文泰之爲君得王猛蘇綽而治 聖上有
大有爲之志必欲得人而爲治若至誠求之則何
患無人也古人謂才不借於異代 上曰然浚吉
曰今年歲又不登而纜經 山陵之後客使絡繹
民生之困悴未有甚於此時賑恤之策不可不汲
汲孰講而力行之也 上曰前代亦豈無兵禍乎
過十年後皆爲蘇安而近來歲飢民困至於此極
皆由予之否德每念及此寢食不安未知何以則
生民可保耶浚吉曰 聖教至此生民之福也若
推此心則何患乎民不保而國不安也 上曰

祖宗爲子孫慮非不至矣而漢都形勢實難城守
軍兵器械殆同兒戲蕭牆之憂亦難防禦何望禦
外侮乎對曰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之言雖似迂濶
而實爲不易之至論我國城郭雖曰不固人和則
猶可守也 上曰孟子豈迂濶哉此誠至言也因
論漢文帝 上曰文帝固賢而短喪一事爲欠也
承旨金益熙曰此則罪在景帝非文帝之失也浚
吉曰文帝誠孝自薄故教子如許安得無罪 上
曰漢武帝真豪傑之主也知霍光金日磾之爲忠
尤奇矣對曰臣聞 殿下於書筵時教以武帝賢

於文帝不識有諸果爾則天理民彝有所賴矣
上曰兩君優劣之評何以謂天理民彝之有賴也
對曰 殿下當默諒於言外矣

二十日晝講第十三章執義宋浚吉曰忠恕相為首
尾未有無忠而有恕也人君不盡忠雖欲恕不可
得也人君之所以愛小民敬大臣而盡其心者無
非忠也 上曰是矣何謂天道之恕浚吉曰易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即天之恕也恕與仁相近
而推己及人為恕以己及人為仁仁是熟底恕是
生底 上曰然校理趙復陽曰以人治人臣父以

為上人字指有道者下人字指無道者以此有道
之人治彼無道之人云矣浚吉曰朱子註說十分
親切何必更生他見 上曰費隱文義執義更為
詳論對曰費隱兩字包括眾理所謂放之則彌六
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也其曰費用之廣隱體之
微皆指理之體用而言或謂費是氣隱是理者非
也 上曰何以謂之非也對曰易大傳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氣也道即理也
道器之分固如是子思既以一道字串費隱說則
道固形而上之理也非雜以形而下之氣也小註

朱子云云蓋謂形而下者甚廣之中實有形而上者各具於其間之謂也非以費隱分屬形而上下也語意甚明而說者或因此而指費為氣如一宣廟朝盧守慎許擘等皆號讀書之人而亦不免如此先正臣李滉李珥及奇大升等嘗辨之甚力矣上曰形而上形而下何謂也對曰理墮氣中氣能用事而化生萬物即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氣有形可見故曰形而下者指有形有迹而言也理於物無所不在而無形可見無迹可尋故曰形而上者超乎形迹之外非聞見所及之

謂也然有是形必有是理即詩所謂有物有則者也如父子君臣是形而下之器也是物也父而慈子而孝君而義臣而忠是形而上之道也是則也慈孝義忠此理之當然者所謂費也用也所以慈所以孝所以義所以忠此理之所以然者即至隱存焉所謂體也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上曰然莫能載莫能破何謂也對曰李滉有言其大無外極天下之力而莫能載焉其小無內極天下之智而莫能破焉是也且註中覆載生成之偏即朱子所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

生覆者也小註陳氏說誤矣 上曰鳶飛魚躍如
何浚吉曰鳶飛魚躍卽費之事而所以爲飛躍者
隱也 上曰然此是譬喻耶浚吉曰不是譬喻卽
此理之昭著者也

二十七日書講第十八章止繼述宋浚吉曰真西山
釋繼述之義甚善其言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
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 聖上所當警省
也又曰三代禮制所尚不同而貴貴之義至周始
備周之禮兄弟一爲諸侯一爲大夫則爲諸侯者
絕其服一爲大夫一爲士則爲大夫者降其服節

文於斯粲然矣凡人文不精者熟觀禮家文則乃
精 殿下文辭或不無未盡處請熟講禮文仍啓
曰近來臺諫所啓不允者頗多自外啓請辭不達
意故未回 天聽至此也今此面達之時願 君
臣上下平心和氣審察義理所在處斷決爲宜金
自點事論列已久而尚靳快俞非臣所望於 聖
明者若以私恩言之則門外黜送亦已過矣而獨
不念公議之齊憤乎臣前者以中庸執兩端之義
有所陳達矣凡事之輕重必須執兩端參酌而處
之是爲用中願 聖明執其兩端參酌施律勉副

遠竄之請則講學之功斯為得矣不然而惟曰此
人有勲勞有私恩以門黜為用中施律則不幾於
子莫之執中乎臣等所論遠竄之請即私恩公議
參酌得中之論也請勿畱難亟 命遠竄 上曰
子亦無可言矣對曰 聖明每以私恩勲勞為教
臣等亦非不知而第私恩自私恩公義自公義當
公義齊憤之日 殿下私恩何暇顧乎曾在 先
朝以微過命竄李時白沈命世兩人皆有大勲勞
而當其施律不少饒貸至於此人亦嘗命竄其時
此人之罪固重矣亦不至於今日國論之齊憤也

且 聖教曰子亦無言此言誠是也臣固知 聖
明之於自點無辭以救之也願勿畱難 上曰慚
愧無顏無所可諭云爾又啓曰內需司之設雖
祖宗朝事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 先王反正之
初鄭經世首先請罷而不果施當時識者已卜其
世道矣今臣等不敢請罷只願就其中數件事有
所善處世道之漸下論議之漸卑於是可徵而猶
未蒙即許臣竊為 聖明惜之請亟 賜允從以
昭新化 上曰自前所為之事欲使予何以處之
耶對曰盡罷則似難矣些少弊端之革去有何所

難且臣聞之內奴復戶之規非 祖宗朝事五六
年前西路內奴輩呈上言為之也 上曰予之所
聞則自國初為之云執義所聞無或誤耶又啓曰
軍額之難充近來益甚士大夫家數三奴子亦不
免束伍之役而惟內奴獨免此苦均是 殿下之
民而或一身兩役或全無身役此豈一視同仁之
道乎 上曰聞內奴亦入束伍云矣對曰海西嶺
西別作一隊而不與他公賤一體充定下三道則
全不充定矣 上曰依海西例為之可也對曰寧
有是理與他公賤一體充定為當 上曰更商量

處之又啓曰 祖宗朝吏曹簽押之規意非偶然
而今作虛文甚可歎也 上曰吏曹簽押今不為
之耶對曰雖曰為之而只占位署而已其實無所
檢管以是而謂之今亦為之可乎繼自今凡內司
公事必經署於吏曹由政院出納可矣 上曰只
令吏曹簽署足矣何必關由政院乎

丁酉八月十九日贊善宋浚吉引見宣醞 上謂浚
吉曰久別之餘幸得相見而今日顏面殊非舊時
矣對曰昔宋臣朱熹告孝宗之言曰不惟臣之蒼
顏白髮已迫遲暮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臣之今

日情事正亦如此。上曰寡昧無能國事日非每念贊善守靜山林道學高明欲與相見共議國事而德薄禮慢恐不足以致之。今幸不棄寡昧幡然上來勿思丐閒之計久畱洛下則自予至朝紳士大夫皆有所矜式其於補益國家爲如何哉。須體至意永絕遐心。浚吉曰小臣平日從遊師友或有些少見聞而卽今年紀衰老百無一能厚蒙恩眷難效涓埃今承聖教尤不勝惶恐。上曰前歲來時予尚年少經事未多不能大用迨以爲恨且世子幼冲若賴盡力輔導則其幸如何。浚吉曰

臣固知東宮輔養爲國之大本而以臣鹵莽何可承當此任乎且官職有制而爲臣增額尤不勝未安。上曰所以存其名者只爲取重而然何必固辭但居在門外必有往來之勞以是爲慮耳。浚吉仍辭繼粟繼肉之命。上曰禮出於情旣已招來而不恤其窮乏則其於待賢之道何如哉。安心勿辭仍問來時見宋時烈乎對曰身病甚重不能粒食故未得趨謝而祇自感泣矣。臣於己丑入侍時以癸亥反正初爲可取法之意陳達則上教以三代爲期故區區所望常在於興衰如殷高

撥亂如周宣而到今十年之間憂虞益深天灾民
瘼不一其端臣實未知其故也 上曰雖緣輔導
之乏人而實由寡昧之無能慚愧無已贊善人己
上來凡於國政得失時事損益盡言無諱可也浚
吉曰臣誠無似豈有知識雖然 聖教如此敢不
盡言夫公私是非之分義利王霸之辨 殿下非
不講而知之而臣愚竊恐其所知或非真知也
殿下知三代之可法而聖心未能純一聖學未能
緝熙 殿下知奮發慷慨欲大有爲而未有一事
可指以爲實者句踐小酋固不足道然其握火抱

冰卧薪嘗膽十年如一日其立志勤苦何如也臣
恐 聖心不能如此此可以爲知之真乎 上曰
至哉言乎願聞其詳浚吉曰李敬輿之遺疏大意
臣亦聞之而臣意則以爲未盡於根本上也國家
治亂君德修否惟在人主之一心心之危微政要
著工惟精惟一能擇能守則此心既立所知益真
而事無難爲矣竊意 殿下於心學工夫猶有疎
漏也 上曰斯言至矣贊善若在豈但朝廷之人
有所忌憚予亦不敢放肆矣講學之際開導之益
又何可勝言對曰臣雖不敢當 聖教而今於放

肆二字實有冀幸焉人君常不放肆而戒慎恐懼則何事不可做從古聖學未有不以敬為本戒慎恐懼即所以持敬之方也 殿下果能於此用功無所間斷則志何患不立事何患不成乎 上歎曰此予近來所未聞也古人云不見時月鄙吝之心復萌于中若常常見之每聞戒誨之言寧有間斷之憂乎對曰古之事君者必先修其身今臣身不能自修而只以陳編之空言欲望有所感動難矣 聖教至此實非偶然臣當以死馬骨自居 殿下以此心招延四方賢俊誰有不來者乎 上

曰贊善之言過矣自今頻入經筵以補不逮既退趙珩曰 世子書筵時使之逐日入侍乎 上曰逐日進參則誠幸矣何可必也使之量力入侍可也

八月二十四日晝講詩瞻彼洛矣三章及裳裳者華四章侍讀官李殷相辭以懵學未曉請令宋浚吉解釋文義浚吉曰講官依例進達小臣只陳所懷可乎講官進達訖浚吉曰此天子諸侯相燕樂之詞君臣上下相悅而同樂如此則人心和平天地交泰之象可見也國事寧有不成者乎所謂左之

右之宜之有之者指才德全備之人也誠得此人而用之豈不善乎然其才實未易得昔龐統見小才而必極推獎人問其故統曰中人以下必如此然後方有興起之心當今之世才德全備之人雖曰未易其中亦豈無可用之才乎必須推獎培植而用之使有興起之心不可使之摧沮其氣而鬱抑其心也 上曰非徒文義乃言誠可服浚吉曰末路人才雖曰蔑如擇其優者而培植用之則不借異代之才可見於今日矣 上曰此言誠然用人之道貴在適器我 朝則不然人或少有名望

則不思其器之可堪而凡諸要務無不輪授是以其功難就而亦或有債事之患矣浚吉曰我東風氣輕淺人心浮薄故然耳自 上既知如此則察病加藥可矣 上曰必有灼知灼見然後乃可以精擇而用舍之此非寡昧所可及也浚吉曰是不難先修本源之地使此心鑑空衡平無一點私累則人之邪正妍媸自不可掩而取舍之極定於內矣以是而擇人何患不精乎苟不用此道而徒以一時好惡進退人物又加摧折不務培植則人才之有無非所論也 上曰旨哉言乎益聞所不聞

也浚吉曰治兵講武不可以文具爲之但欲得其要道耳蓋安民爲本講武是末知所先後是之謂要若徒事講武而不以安民爲先以今日之人心其可有爲乎以臣觀之本末失矣聞諸鄉曲則民言亦如此矣 上曰事有緩急而不可偏廢外人則宜乎不知而問諸左右論議不一何也浚吉曰及是時先行仁政收拾人心遵養時晦豈非所謂本與要乎 上曰予亦已知其事之難而一人言可爲則其說近理一人言不可爲則其說亦似近理問於朝廷則或有勸者有不勸者是以未得其

要而遷延歲月卒難振復矣浚吉曰此時治兵講武不可不爲而不以安民爲本未免本末之倒置 上曰贊善必多所欲言者歷陳可也浚吉曰臣元無知識學問亦不過人而自 上宣召置諸 經席之末 聖恩罔極惶感無地請先以 聖教之未安政事之未盡從容仰達可乎 上曰寡昧闕失朝政疵累並欲聞之浚吉曰臣本多病勢難久畱而在朝之日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臣之願耳臣到京而聞重臣疏批中有未安之語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 上曰何事乎浚吉曰論漢宣帝

事也諸臣被罪固不足說而論史一款願聞其旨
上曰所見適然故如是耳浚吉曰君臣父子之倫
乃天地之常經爲臣子者縱有不幸之事何敢有
怨對君父之心也名雖祖孫實則仇讐之說不可
使聞於四方後世也願卽刪去其八字以快瞻聆
上曰言甚勤勤實非偶然當思而處之浚吉曰議
謚之際論議之不同自古而然宋高宗時其臣洪
邁始倡稱祖之論而尤袤以爲不可故其論遂寢
宋朝羣賢皆以袤言爲是矣至於我朝 仁宗大
王傳教賓廳曰 父王有再造之功宗字未安以

祖字改之如何至於三度傳教而尹仁鏡等堅執
不從 仁宗不得已聽之 宣祖昇遐亦有稱祖
之議而尹根壽上劄爭之事竟不行其後李爾瞻
等追改之夫以光海之無道尹根壽立異而不聞
其被罪今 殿下不惟不從反加罪譴以此觀之
反不如光海之初年也臣非有一毫私護之計愚
衷所激不敢不達金集乃儒林之所推仰者累度
陳劄力伸俞榮之無辜金集必不爲此人飾非矣
宋時烈亦欲以此事陳達而病未上來故未果矣
又曰 殿下若於乙丙間本源澄澈之時平心思

量則 批答中八字必極寒心願亟還收以示改
過之意則非徒今日臣民之幸亦將永有辭於後
世矣李殷相曰宋浚吉之言忠實勤懇非浚吉則
誰敢以此等說為 殿下言之乎 上顧謂洪命
夏曰卿等何故不言也對曰臣亦知其不可而非
經筵所達之事故未果仇讐二字前古所無誠為
未安

九月五日晝講類弁三章及車牽首章宋浚吉曰賦
而興又比也興下不懸吐可也諸書中故字然字
崔豈皆去其吐是簡好故舉世從之 上可之趙

復陽曰寄生冬生也葉似當盧當盧考諸本草而
不知其俗名也浚吉曰中原與我國物名有異未
可詳也兔絲藥材萋於草上者也萋於草則兔絲
萋於木則女蘿皆無根一物而二名者也霰米雪
也霰下則知雪人老則知死如國家將亾必有妖
孽也又曰此燕兄弟親戚之詩其和樂之意可見
然先儒論篤恩義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
正而恩義能篤者也臣聞 宣祖大王家法甚嚴
東陽錦陽皆 寵愛之儀賓而或醉不起則使內
官負送不使之畱宿於宮中今則不然大君駙馬

往往經宿之說傳播閭里誠然乎自 上宜體念
宣祖朝事也又曰鴛鴦篇以乘馬在厩興君子萬
年君子君也古人之質直如此 太祖皇帝法制
甚嚴羣字不敢於君傍書羊犯者殺之任叔英嘗
曰 大明以法制立國其亾必無漸其言果驗人
君當以禮義為先不可徒以法制御下也 上曰
大田篇賽字何義浚吉曰祭名報成農事之祭也
又曰桑扈篇言不戢不難戢者收斂之義不放肆
之謂難慎重之意既收斂而又加慎重也又曰昔
符堅得王猛專任國事猛剛明清肅放尸素勸農

桑官必當才罰必當罪彰癉善惡鍊習軍旅行之
數歲秦國頗安猛之才雖如此符堅能知而用之
實非偶然也 上曰晉雖以正統相承而猶不如
苻堅之能致小康乃王猛功也晉若得猛而用之
功業必不止此矣浚吉曰桓溫對猛歎三秦豪傑
無一人至者而不知猛便是其人由今觀之豈不
可笑當此時猛已知晉主之不可與有為而又不
知遇於桓溫故歸苻堅得以展布自古及今知遇
誠難矣 上曰王猛必以桓溫為庸陋而去矣及
歸秦堅專委國事乎浚吉曰堅使百官總已以聽

於猛其委畀之重如此 上曰王猛勸殺慕容垂
何也猜忌其才而然耶浚吉曰亦如公叔座之事
皆非正道而雜霸之術也又曰變不虛生必有所
應近來天變驚心慘目恐懼修省惟日不足可也
小臣入京後連見數十日朝報則天變之慘無日
不有憂悶之懷不勝仰達古者太白晝見則數月
之內必生大亂 上曰數年以來天變每如此憂
憫可言浚吉曰以人病比之受傷小則病亦小受
傷大則病亦大變不即應至於彌久則如人之病
重發於積傷之餘也尤可畏懼人情雖遇慘目之

變初見則驚懼至再至三則視之恬然臣恐 聖
心或不戒懼而視之恬然則尤可悶也 上曰如
此之變既非一再或不無恬然之時矣浚吉曰春
秋言隕石又言震夷伯之廟程子論之曰加隕震
於上歸之於人事也凡災變必由人事之失而弭
災之道亦在人事苟能修省則變不為變慢不修
省則變而又變今天變如此 殿下宜深居九重
恐懼修省奈何數三十里之外又定 陵幸欲其
跋涉馳驅而遺忘 宗社乎臣意以為此非其時
也愚衷耿耿不敢不達 上曰自國初有 陵幸

之規 孝陵每欲展謁而國家多事尚未果焉近始有間往返何傷浚吉曰自上更加參商以定行止雖爲之當以法駕不必驅馳也且闕武國之常事固不可廢而宜以法制整其軍律何必強設於拜 陵之日遂以爲例也哉三軍黎庶皆以爲不可民情所在卽是天意也 上曰偶然爲之而贊善之言如此當體念焉浚吉曰臣於頃日筵中猥以趙綱疏批事仰達而不終日卽命刪去轉環之美誠極感幸 上曰如此之言欲爲國家聞之非是贊善之私幸 陵幸勸止必有所見

而前頭事故未能逆料故不得允從心實未安浚吉曰趙綱疏批不出朝報臣不見其全文徒以傳誦之說達之矣今更思之雖去八字本意猶存莫如並去其一段也 上曰所見如此則何難并刪乎浚吉曰 聖教如此不吝改過之美雖古聖王何以加焉 上曰外方軍情贊善必有所聞歷言之可乎浚吉曰古人以安民治兵齊頭并行未嘗廢一然猶有本末不安民而能治其兵者未之有也借使兵能修繕而民心怨畔則誰與禦敵乎 上曰然浚吉曰兒弱充軍國有禁令而外方軍兵

丁壯絕罕大抵前則三年一抄而今則逐年充定
民不加多而軍額漸增故搜括之政及於襁褓年
老當除者亦不得除焉有兵如此將安用之臣意
除其老弱盡歸之農只擇其丁壯以時操鍊務求
其精銳而得其歡心則雖少可以敵衆矣且良人
一家之內父子孫同居者雖至五六人舉不免於
軍役收布之際鞭撻狼籍散亾居多水軍之役尤
極苦重窮殘百姓無以支當合有變通之舉矣
上曰此甚苦役世傳而不得免者也浚吉曰營將
之官爲其精鍊軍兵而設也 先王朝李廷龜力

勸而李貴則獨以爲不可行之數年卒無其效故
還爲中止今則復設而重其權勢專任軍政而兵
無鍊效民怨反極矣 上曰營將之設久矣略無
其效乎浚吉曰不分兵農徒以操鍊爲重雖農務
方劇之時專不顧念而巡歷各官排日操鍊百姓
廢農裹糧齊會官門累日待戾而畢竟所習不過
一聲放砲而止鄉民皆笑之曰武營將文教養正
是對也然教養則雖無實效不至有弊營將則非
徒無益其害反甚以是而言則營將又不如教養
也 上曰所見如此欲無其官乎浚吉曰臣非有

的見鄉曲之言如此未知其是非也鄉人言軍務精不務多此說近理精抄軍兵鍊其勇銳不奪農時足其衣食則民無所怨矣上曰我國之兵通計八道不過十萬其數既極鮮少若又除其老弱而只抄精壯則一人之勇雖曰當百以此零星復何為哉所可務者慰悅軍情而國無財用奈何寺奴為軍者則免其身貢良民及私賤為軍者則給復半結此實小惠豈曰撫綏乎浚吉曰雖非營將自其官教鍊而又無實效則使之各自鍊習以施賞罰或似優當水軍之怨亦可慮也水使所食皆

責應於水軍水使若廉謹則無弊而濫觴者多勢難保存徐必遠亦已陳達矣使新方伯十分料理以施一分之惠幸甚又曰今年歲抄特令停止民皆悅之而守令反以為悶此無他明年歲抄時並今年為之也若然則不如每年為之也上曰父子兄弟之同居者勿令並定軍役而官吏不遵蓋出於無民之故也浚吉曰閑遊者多服役者少奚暇論其同居與否乎只欲備額數而已民有不均之怨而國無足兵之日矣上曰此閑遊者雖甚可惡國無紀綱卒難勒定軍役矣浚吉曰紀綱本

無形體振舉之道有若養浩然之氣非一朝一夕
襲而取之人君發號施令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
一善事事事皆合天理則何患乎紀綱之不立何
憂乎軍政之不修乎兵使統一道之兵者也且有
中軍虞侯乘其農隙巡歷鍊習亦或有其效常時
則使其鎮管各自操鍊未為不可矣 上曰鎮管
均是守令號令豈能行於列邑且下三道字牧之
政浩繁奚暇治其兵哉兵使若善為之則必有其
效矣浚吉曰外方軍士固不足說而輦轂之卒或
能有鍊習之效乎 上曰頃年 穆陵之行都監

之卒氣盡力竭大將約束雖嚴落後者多行步尚
且不能餘何足觀浚吉曰 殿下臨御以來勵精
圖治非不真切而澤不及民兵無鍊效是實恠事
或者本末有所失也又曰湖西大同之初行也人
多疑之今則洽然稱便若於他道一體行之亦一
安民之政昔先正臣李珥始為此法於海州民甚
賴之 上曰李珥私自為之耶抑為官於海州耶
對曰家居海州與鄉父老相議為之每一結收米
一斗民不重出而用亦常足今湖西則一結所收
多至十斗以此較彼不啻倍重矣然海邑則皆以

爲僂山郡亦無怨要之爲僂宜之法也又請以中外所在餘米量給今年災邑之收米許積曰贊善之言是矣但些少蠲減不足爲惠姑待儲蓄稍豐全減可乎浚吉曰被災之地民困方急何待他日此固小事行不行何關第念國家德澤及於民者鮮矣竊望 聖上每以損上益下四字存諸胸中日用施措之間念念不忘也又曰各邑耗米守令私用甚不當被災處則蕩減可矣

二十五日晝講自賓之初筵止禮樂之盛如此也宋浚吉曰初筵云者言其初雖秩秩而卒至失儀也又曰衛武公九十五悔過自責如此其進德之功實人所難及常人之情雖有其初而鮮能保其終況於九十之後乎非但自責至於戒國人曰勿以我老耄而棄之其氣象甚佳朱子嘗稱之矣 上曰此常情之所難也史稱堯倦于勤者何謂也浚吉曰聖人雖異於常人至於血氣則豈無盛衰乎所謂倦于勤者當勤而倦之謂也 上曰然浚吉曰舉所奠之醕爵云者飲酒之禮主人進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酌以獻之賓謂之醕醕爵則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飲先儒

以此謂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之意也然後又有旅醕之禮其禮節婉曲至於奠而不飲者其意甚好矣 上曰康爵云者安體適中之謂也若非適中則豈所謂康爵乎浚吉曰醫書云凡飲酒不及於量則有益適中則有害過則大傷云矣 上曰過飲則非但傷身至於失言取禍可勝言哉浚吉曰禁是置尊之器以禁為名者戒之之意也古語云履之有絢以為行戒酒之有禁以為飲戒凡人當戒之况人主乎凡事自上先戒則風行草偃狂於是矣又曰選羣臣為三耦其餘各自取匹者

蓋禮三耦則選于羣臣其餘衆耦則各自取匹矣古者將祭先習射於泮宮以擇士蓋射以觀德取其用心專一也 上曰此言亦在於詩註矣孔子弟子稱其身通六藝則豈不以此為重乎浚吉曰雖然若好著而為之則有弊耳 上曰然筆札於儒者最近一向好著則至於喪志况射乎浚吉曰前受車牽篇辰彼碩女之辰語類云列女傳作展於義似通恐或然也 上曰辰字意味似少矣閔鼎重曰臣等前劄引先正臣金長生疏中斥郭詩全彭齡之語其後詳聞則非全彭齡也乃鄭介清

而彭齡則出於其時儒疏云臣等有不察之失不勝惶恐 上曰介清詩彭齡等何許人耶浚吉曰介清本以務安官屬爲故相朴淳所教育及淳罷退反附托於攻淳者卽鄭汝立之徒也臣師金長生心常痛之一日往公會適與介清隔帳而坐長生舉帳而問曰子知朴相否答曰聞其家多書冊故往來借看云其心迹之亾狀如此及汝立獄起介清亦被逮搜括文書中有介清所作文其說多詆排節義 宣祖大王覽之驚駭命詞臣作反排節義文頒布四方且介清所與汝立書中有當代

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之語 宣廟下教曰所謂道者何道耶可問之一次刑訊流之北邊其後又出賊招未及押來已先死矣如此之人何可當俎豆之禮乎郭詩年二十餘登第下鄉飲燒酒死於官門亦豈非疵累之大者乎臣師嘗陳疏痛斥先王卽命黜之郭詩則宋國澤爲沃川郡守時遵朝命黜之介清書院則尚在於務安縣至今不毀良可痛也 上曰今始詳聞殊極驚駭申明 先朝成命卽爲毀黜後舉行形止馳啓事分付仍又問全彭齡事浚吉曰彭齡疵累係是隱隱 法筵

同善堂文集
之上醜不敢達蓋雖先賢書院必待道內公論歸
一然後爲之而此則當初設立時公論皆以爲不
可至於發文痛斥而昏朝時彭齡外孫有一文官
諂附於李爾瞻韓纘男與郭詩門族脅制一鄉並
力立祠其不合可知其後儒生亦疏陳請黜矣
上曰然則不可置之言于該曹使之問于大臣處
之鼎重曰爲國以立志爲先其次莫如得人自
上臨御八年勵精不怠而治不加進未得其人之
故也近來徵士皆來而尹宣舉每以情勢之難優
陳疏不來宜一番曉諭矣 上曰何事耶浚吉曰

丙子之亂宣舉率妻子入江都及城陷與其妻約
以同死而蒼黃之間妻死而渠獨生以此爲至痛
故其時年尚少而不復娶矣 上曰古有尾生之
信然何必乃爾其稱死罪臣者何也浚吉曰蓋欲
自廢而然也仍曰古者士有實德然後 朝廷有
徵召之舉以我 朝言之如李滉成渾曹植是也
如臣者豈敢比列於此等人乎宋時江州萬適徵
召三日而死於旅邸爲千古所笑臣亦恐有此患
未及嚴寒願歸死鄉里矣 上曰頃見上疏且聞
世子言贊善有歸意云故方以爲慮今發此言若

許退歸則於贊善私計得矣其於朝廷何且世子
言自遇贊善之後如新受學每當書筵若有所得
心甚爽快云其裨益豈不多乎宋時烈近當上來
權認亦來予心喜悅不食而飽矣若歸卧山林則
幼學壯行之意安在終歸於寂滅虛無恐或不然
也浚吉曰此非如臣所敢承當朝人 書筵書登
經席古今之所罕人臣孰不願此顧臣孱病萬無
自力從宦之望豈以 恩眷之重而貪戀冒居乎
士夫出處係風俗之盛衰臣之本意只欲一謝
恩命陳情而退耳 上曰贊善不過一教誨世子

之職也豈曰從仕乎既已上來姑觀今冬俟日暖
後從容處之可也鼎重陳李惟泰事浚吉曰惟泰
臣之友也臣常以爲當事則非臣之比雖未知
聖意所在而如此之人則不爲收用至於臣則如
是 寵榮此豈平昔之所期哉 上曰儒者所當
慎者言行而觀其論趙綱疏何敢如是乎浚吉曰
草野之人惟知畢其所懷而不知爲狂妄之歸耳
天道十年必復豈以一言終身棄之乎

十月初六日晝講自魚藻止角弓 上曰角弓以註
中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之語觀之則於六義

似屬比矣宋浚吉曰興之似比者多如青蠅之類是也此似比而屬興也 上曰然一方云者何謂也閔鼎重曰言各守一方彼己之間不能相通也浚吉曰一方之方非東西南北之方各有所據守而物我彼此之謂也小序以魚藻采菽爲譏幽王而思武王之詩朱子不取而角弓則用小序語矣上曰隋煬帝以薛道衡詩有魚藻之義遂殺之予不知其義曾問于筵臣而不能對今乃知以小序而然也浚吉曰道衡爲高祖作頌煬帝以爲譏已而頌父發怒而殺之也 上曰煬帝之惡至於如

此也浚吉曰昏暴之主古今一轍光海時曹友仁以分承旨入直于 大妃宮作詩云 陟降英靈隔夜臺李爾瞻輩構陷起獄光海親鞫曰汝意何在友仁對以感念 先王光海怒益甚治之益暴矣 上曰 皇朝以象駕輅是昉於何代耶浚吉曰此則不知而古所謂象輅則以象牙飾之也 上曰自禹時已有羽毛齒革之貢用象牙古矣浚吉曰以象駕輅則象之爲物甚鉅必使跪之而後可駕也 上曰輅之高大亦相稱不必跪也且其爲物能會人意跪起皆從象奴之指揮也浚吉曰

皇朝駕輅象彼人欲使駕輅則不受駕而
逸去云未知信否 上曰此則不曾聞而頃在北
京時見胡人追擊流賊奪駕輅象而來多中箭者
矣浚吉曰祿山宴凝碧池象不拜舞不無此理也
上曰傳聞流賊欲上皇極殿而頭忽痛暈終不得
上矣浚吉曰天理亦不可知流賊與彼人奚擇哉
上曰崇禎 皇帝崩時只有宦官梁姓者死節而
朝臣絕無死者豈不可愧浚吉曰南龍翼自倭中
得來冊子云流賊殲斂 皇帝有一二臣從死云
矣 上曰曾聞殲斂九王爲之然流賊以四月陷

北京而胡人之入在於九月似是九王改葬之也
浚吉曰福建一隅有偏安者云其然乎 上曰當
初南京以南有一朱氏起草創之際乃選宮女漢
人名爲酒色鬼胡人亦不畏憚旋即襲滅之其後
福建有一朱氏廣東有一朱氏福建則微而廣東
則頗強盛矣浚吉曰聞有隆武皇帝此則起於何
處 上曰隆武是廣東朱氏永曆是福建朱氏也
浚吉曰聞姜曰廣今爲朱氏閣老云未知信否
上曰姜曰廣聞於流賊犯京前退去而今爲閣老
則未得聞也崇禎時荒亂甚矣有馮銓者降于胡

人至爲宰相其爲人無足觀而亦不容於時退居涿州陳弘範者崇禎時摠登萊水兵今往助永曆又有高起潛者乃寧遠衛太監也清簡得士心而政亂退遯南方今亦歸永曆云耳浚吉曰國必空虛而後亾也 上曰此所謂自伐而後人伐之者也天下州郡遍遣宦官以監之此由於不信任士大夫而且利其進獻也 太祖皇帝立法使宦官不得稱臣而稱奴其所以防宦官之禍者甚嚴後世其法雖在而不能守其作法之意也浚吉曰皇朝宦官不得著紗帽我國則不然 宣廟朝辛

應時請改之事不得行而渠輩甚疾怨矣 上曰待此輩若不失其道則其著帽與否何關乎北京破後見內帑之物至如扇子之微亦刻進獻者名曰奴某蓋以徼功也浚吉曰 反正時見光海庫中銀器皆刻進獻者之名矣 上曰此一轍也浚吉曰 皇朝以法制立國任叔英嘗言曰 大明雖強盛其亾也必無漸其言果驗世言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以救我國故中原遂爾疲弊云矣 上曰此亦然矣其後南征北伐連年不已遂至於虛耗 神宗固是英主而晚年荒於酒色羣臣不

得見其面內侍之權安得不盛也浚吉曰神宗雖失德其後嗣君若勵精求治則尚可以迓續國命而又不能也上曰雖然神宗則甚是英明而天啓以後尤無可爲客氏者是天啓乳母魏忠賢附於客氏遂得專權也浚吉曰神宗末年既失德而天啓尤甚此所以亾也上曰自太宗皇帝時設東廠其後又設西廠使諸奸細人緝探外間事有所告訐刑戮隨之雖士大夫其心若不正則尚多讒賊之害况雜類乎浚吉曰聖教至當人主所聞之言若不由法筵則皆非正道也

上曰然東西廠外又有緹騎朝臣不如意者輒爲肉醬如此而其能國乎浚吉曰人君之威猶雷霆也雖和顏而導之猶恐其不盡下情人臣將進言於君日夜思度其所欲言非不衆也而及進於前十不能達一况淫刑以逞者乎又曰方孝孺建文之忠臣固不得不死而至於盡滅山東方氏則亦太酷矣上曰孝孺言陛下殺我九族云故遂夷九族矣浚吉曰大國規模宏濶孝孺雖夷滅而未久命建祠宇刊行文集此甚美事也上曰太宗豈不誠豪傑哉但崇佛取甚遣使來濟州取

銅佛以去未可知也鄭維城曰浚吉之來自上禮遇隆至甚是盛意有繼肉之命而該司以薄略鷄猪等物間送之猶以爲未安而不受矣浚吉曰小臣無逾於常人而孱疾且甚退伏田野乃分之宜而聖恩隆重召命稠疊故只爲祇謝恩命一瞻天光而來矣上來之後異數隆渥迥出尋常臣何以堪至於繼粟肉之命此古人待真儒之盛舉後世絕無行者尤何敢當也上曰贊善雖如此撝謙小小薄物何足爲異數乎浚吉曰春宮相揖之禮尤不敢當臣職名冒忝堂上若以

爲朝家待堂上官之禮自當如此云則可矣而春宮特爲下令臣何敢當也上曰旣行拜禮於賓客則行揖禮於贊善已是降殺也世子舊無接待堂上官之事今旣設贊善之官則當以此定爲恒式且世子必須教以恭遜以防其驕慢之習可也浚吉曰聖教至當但自顧不似何以堪此且自上軫及寓舍有修補之教如許微細亦勞聖念尤切惶恐上曰贊善以病乞退而予強畱之則予之憂贊善之病當加於贊善之自憂其病也寓舍疎冷恐或添病故使之修補矣浚吉曰使

臣畱在而若能裨益國家輔導 世子則雖受恩
數不至慚恧而一無所裨虛被 聖寵是以爲悶
矣 上曰贊善雖謙遜至此其有裨益何可一二
數也且以至誠教誨世子予甚嘉之世子尤以爲
幸嘗告於予曰贊善今日又爲直宿其喜幸之意
可見浚吉曰 聖教至此臣非木石寧不感激
上曰贊善旣來宋時烈若又上來則其有益國家
必多矣予心常以爲遲而必以身病之故不得來
也浚吉曰渠若可來則 聖恩如此豈不上來但
衰年草土之後不能粒食故誓謝至今想尤切惶

感也臣於 書筵非不欲盡心開導而無如才識
不逮何矣 世子文理方達正是用力學問之時
須得黃裳所謂天下第一人作講官可也 上曰
予欲從贊善知第一人是誰也浚吉曰臣雖不敢
指某人爲當今第一人而若數求朝野則逾於臣
者何限又曰前日入侍時自 上問鄉曲物情臣
曾聞父老之言以爲大同餘米多有儲積若得除
給民役則甚幸云臣雖不知其詳而竊念國家於
民無小惠澤故敢請除給矣追聞所儲甚少除給
當不過數升云若如此則難行也鄭維城曰大同

同春堂先生集
餘米之在各邑者今至二萬石而大同科外亦多
所用所餘僅一萬七千石內浦則失稔尤甚故給
二斗其餘僅給一斗矣浚吉曰一二斗則僅可若
不過數升則有同兒戲故欲請停之耳 上曰一
時多給固好而國事不可預知或有他不時之用
則此心歸虛譬如貧家生計不可嫌其些少也浚
吉曰水軍之愁苦極矣徐必遠所進冊子量度甚
詳若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矣 上曰兵曹尚
未及回啓當體念矣浚吉曰臣入侍前席仰聆
玉音則以為時事無可憂者而退觀國事則可憂

萬端天災時變無日無之至於太白晝見考諸前
史乃是非常之大變而日出於朝報 君臣上下
正當慄慄戒懼之時而今此進宴外方人聞之則
必以為天變如此之時豈可為如此之舉而臣適
在朝端伏見 聖上孝養之至意故不得有所言
也且常人之有父母者於此日亦不虛過况堂堂
國家乎然務從簡約以示戒懼之意可也且臣聞
諸長老 宣祖大王當甲午乙未間軍務槍攘之
際尚且日三開筵詞臣有記實詩曰枕戈猶御日
三筵是時 宣廟春秋已高時事日不暇給而致

致學問至此此是深固根本之意也頃者自上
下問以唐堯倦勤之說臣退而思之不無所慮是
出於偶然耶抑 殿下自度氣力或有不逮於前
耶 上曰此因衛武公事而偶問之耳予豈至於
是乎然贊善所陳之意甚好予當體念數開經筵
也仍 教曰贊善閑居田野久矣今出入經席必
多勞矣然予又有請於贊善即今駙馬年少者多
而其父兄供職無暇不得教誨渠輩若挾冊而進
去贊善教之如何浚吉曰臣衰邁殘疾精神恍惚
常恐顛仆出入 書筵亦且黽勉無復餘力可及

他事且未知事體之如何矣 上曰贊善在鄉亦
必教授生徒訓誨此輩有何不可浚吉曰謹當退
而思之又曰竊聞故叅判鄭蘊議謚入啓久而未
下云雖未知 聖意所在而丙子之變若無金尚
憲鄭蘊兩臣則國何賴焉 上曰宋時烈疏中亦
言此事矣浚吉曰時烈之陳此疏也以爲明道嘗
陳疏而不使伊川見之不以示臣故臣不知其陳
某某事也謚狀中所載行蹟若涉有煩則勿用狀
特爲 賜謚似好 上曰然矣浚吉曰故判中樞
金集位至一品例當請謚而亦以庚寅事其子孫

煩不敢焉亦依金尚憲例特為 賜謚如何 上
曰金集及鄭蘊謚號並依金尚憲例施行
十三日夕講心經序宋浚吉曰 聖學高明此書又
是曾講必已領會矣 上曰豈易領會若其精微
之蘊尤難究解贊善詳陳可也浚吉曰西山真德
秀之號文忠其謚也本姓慎而避宋孝宗之諱改
以真也 上曰自朝廷命改乎抑自改之乎浚吉
曰似是自改之也危微精一十六言云者字數十
六字也萬世心學淵源始於此只能體此十六言
則聖賢之能事畢矣走者猶今人之稱僕蓋謙辭

也其註中云者以首章言之則自朱子曰至無過
不及之差本註也稱西山讀書記云者舊註想有
之而今無之意程敏政作附註時刪之而稱西山
真氏者是也程朱大儒之說無多者言心經出於
西山之手而註則後人所為故或不精也參校
者以本經與註參互校證也三才者天地人也人
心操則存舍則亡只在一念之間操則為聖為舜
舍則為狂為跖可畏之甚也是知人之參三才出
萬化以其有本心而失之甚易必也涵養本源使
是心不放不失也不撤琴瑟者非以為玩也所以

同春堂先生集
禁其邪心也天德云者格致誠正修也王道云者
齊治平也天德王道之要只在謹獨故先儒必用
力於是常人於顯明之處則易持而幽獨得肆之
地則難保顯微無間表裏如一然後方可言學工
夫之至不至惟在於此尋常學子猶如此况人君
乎人君能謹獨則可以格天心而孚民情不然則
反是可不懼乎敬以直內出周易程子嘗曰若以
敬直內則優不直矣蓋能敬則內自直若以敬治
內而使之直則優涉助長而反不直矣程子教人
每說敬字又謂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敬

者合內外兼動靜貫始終通上下故只此一字可
補其失學也聖賢之學其始非敬則無以成始其
終非敬則無以成終文字甚約而義甚精工夫甚
簡而效甚博也障川柱者以砥柱山比之河水橫
流而砥柱障之人慾之橫流掀倒甚於河水而惟
敬可以勝之指南車者周公所制以送越裳使者
者聖學之敬譬如指南之開塗也晚生末學之稱
謙辭也多猶言愈也檢防檢束防閑也熟復反復
之意也 上曰指南之車不待人力而自能指路
以喻能主敬則自能造道也浚吉曰此亦然矣蒙

學有若山蹊之茅塞而主敬則能開明也 上曰
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浚吉曰古語云得寸則王之
寸得尺則王之尺 聖上苟能於此十六言著實
行將去一日二日積累熟習則末乃沛然行其所
無事矣 上曰西山生於朱子之前乎浚吉曰朱
子孝宗時人德秀仕於寧宗慶元間卒於理宗端
平間與朱子相去不遠曾為濟王竑僚屬授竑學
竑是皇子當立者也及史彌遠擅立理宗而殺竑
德秀反事理宗先正臣李珣作聖學輯要其末端
摠論道統而西山不入其中為其出處之可疑也

上曰理宗恨不與朱子同時然使朱子尚在豈能
用之乎浚吉曰雖然欽慕道學程朱謚贈從祀皆
在此時得謚為理以此也安後說曰此冊所懸吐
不精矣 上曰若有不精處改之可也浚吉曰雖
不至害文義而時有不穩當處此吐傳以為先正
臣李滉所懸而不必出諸其手且謄寫時多訛誤
也 先朝崔有海為玉堂時請使鄭經世校正心
經近思錄近思錄已為懸吐而未及進心經未及
校正矣後說曰與贊善商議改之如何 上曰依
為之又曰程敏政 明人而心經之外更有著見

處乎浚吉曰心經後論李滉所作而詳論敏政之
爲人朱陸邪正之辨有如陰陽晝夜而敏政作道
一編以爲始異而未合此甚非也後論斥之甚嚴
其爲考官賣題之事雖未知其的然而若然則其
爲人亦無足觀也 上曰其心術若此則述心經
附註有何益乎後說曰 明人有言敏政若擺脫
利欲二字則僂爲第一人矣浚吉曰尊德性者涵
養本源工夫也道問學者講究義理工夫也朱子
以爲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可飛
也此吾儒千古相傳旨訣也朱子書尺中或有主

德性言者或有主問學言者是隨學子病痛而藥
之也陸則以爲惟當事德性而已不必爲問學支
離之事矣 上曰陸必自信已見而然矣浚吉曰
陸嘗言初讀論語僂覺有子之說支離入得如此
朱子則於經傳必講究其精微處而陸則盡爲擺
落矣 上曰此何以傳後教人乎浚吉曰其害甚
大故朱子極力痛斥然其精神言論有足以動盪
一時至於 皇朝則陸學甚盛矣 上曰陸氏別
爲家禮中原人用之朱子家禮有襲斂等節目而
陸則無之只如生人著衣服也浚吉曰李訖死於

玉河館一行人治其喪中原人來見曰此用文公家禮頗以為異云 明人之治喪必有異於朱子家禮矣又曰 經筵方講詩傳夫詩之教所以溫柔敦厚而禁止邪心者豈可廢也然切實工夫則莫如心經自 上別為體念幸甚如臣者雖於文字上有一二窺斑而豈能發明義理乎近者招致在外之臣甚是美事請並命出入筵中責以啓沃雖或不得一時並入輪日入侍好矣 上曰待其盡來當依此為之浚吉曰 先朝則非但晝夕講每於暇時輒賜召對此實可法 上曰然浚吉曰

臣出入 書筵仰見 睿學日有所進臣誠不勝欣幸也頃講黻黻章臣以為孟子一書無非恰好而如黻黻章尤當於暇時諷誦 世子於其後開筵時既誦其日所受訖復誦黻黻章不錯一字此豈非得味於學者乎一日 世子聲音微不及於前講官慮體中不安請停筵數日而 世子以為尚可開筵不必停之勤學如此其成就當如何也但與宮官講學時少而在內時多古有師傅保而保者保其身體今無此職則豈無一曝十寒之憂自 上躬行而先之使有導率觀感之益則傳心

昭謨之功豈其少哉 上曰然寸分之進莫非贊善之功也

十四日夕講心經贊趙龜錫曰子諒二字禮記以平韻用之矣宋浚吉曰禮記所用文字多有字音異同處子是慈字諒是良字 上曰文義贊善可言之浚吉曰所謂授受乃舜禹相傳心法而萬世帝王及學者心學皆在於十六字中矣衣服飲食之念初出於人心而發皆中節則歸於道心若或斯須不謹則衆慝隨之矣道心乃仁義禮智中屬禮正屬智是之謂微之微字或云精微或云微妙孟

子所謂如泉始達如火始燃是也因其道心之發而擴克之則天理之公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能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矣但人之一心操舍無常先儒所謂鈗鋒悍馬是也 上曰鈗鋒悍馬難制之謂也心之難制有如是夫浚吉曰毫芒或失其存幾希言涵養省察之功若或有毫芒之蹉失則前功盡棄其所存於心者無幾矣 上曰此甚難矣浚吉曰人心道心判於公私義利之分二者之間不容毫髮必須察之極其精如白黑之辨別也 上曰此所謂擇善而固執者矣浚吉曰擇善惟精

也固執惟一也以大學言之格致屬於精誠正屬於一千古聖賢文字雖殊其心法則一也姚舜姓姒禹姓所謂聖賢謂後世聖賢以精一為法也閑邪卽窒慾存誠持敬養心之義也屋漏雖隱寧使有愧言謹獨極功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四非指人心而言四端指道心而言此廣字卽擴字以宋寧宗諱故代以廣字鷄犬牛羊一指等文字皆出於孟子戒懼以下合人心道心而言必須克治存養交盡其功然後可以養其道心而人心自安矣心學工夫雖尋常學子猶且致力况人君豈可不著

念於斯也方寸卽人之心而衆理具焉萬善足焉此心斂之於內則其中自有一天地發之於外則應萬事而無窮斂之方寸體也發之萬事用也必須本末俱備表裏如一然後酬酢萬變可無謬戾之事矣 上曰本源澄清人欲退聽則道心自可養也若利慾紛挐則何能保有此心也浚吉曰持心之法惟敬是己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卽敬也敬以養心則所操者約而所施者博敬之功可謂大矣斐几出玉羲之傳斐文木羲之往友人家友人不在而新造斐几在前羲之書几上而去其友人

同春堂文集卷之二
之父怒而劓之其子來見極以為恨矣又曰西山
行己治民立朝皆出於至誠惻怛非為銜其直名
也雖在宴息之處常若君父之在上此所謂持敬
工夫也是以有夜氣勿齋敬義齋三銘 上曰心
經後論極好浚吉曰人謂李滉文集中第一也
上曰此贊若使徒事文章者作之其論說義理必
不能如此浚吉曰不務德而先文文雖工與俳優
奚異西山之文亦可謂有德者之言而先儒猶以
為有文章氣習 上曰如是懇懇教誨宋時烈又
來則尤好矣浚吉曰臣精神昏暗言語無力何能

感悟 上聽講官之任決不敢承當矣昨日筵中
自 上下問當代講官第一人而臣不敢仰達宋
時烈非臣之類但有病不得來可悶侍講之責無
踰於此人方正嚴確臣不如宋時烈紆餘宛轉臣
不如李惟泰英發該博臣不如俞棨 上曰晝夕
講似不從容贊善留宿講院之日或為召對可乎
浚吉曰召對甚從容且是 祖宗朝舊規循環隨
時為之似當矣 上曰然洪命夏曰近聞尚州近
處盜賊漸熾人不敢告云未熾之前設機討捕為
當浚吉曰人心如此太白無日無之昨日又有雷

變朱子之說曰冬雷憂在嗣歲爲國之憂不可言也營將之弊人皆言之如難卒罷召置京中鍊習時下送如何上曰所謂有弊指巡歷各邑之時也常時則長在於都會官有何大弊浚吉曰伏聞今番進宴之日迺慈殿誕日云程子之言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何忍置酒張樂此說朱子載之於小學今於其日以進宴爲名無乃未安乎上曰其言甚是讀書人之功於此亦可見矣國家爲四方之儀則當爲之差退也

十九日召對程氏復心止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宋浚

吉曰心者虛靈知覺合理氣而名者也出於血氣之謂人心發於義理之謂道心良心乃是本心而赤子則純一無僞全是本心者大人則又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恐人錯認心有許多般樣故列書其目而統體於中間虛靈知覺之心其實一而已惟精惟一則可以盡其工矣上曰惟精惟一文字簡而意思深也浚吉曰其所謂慎獨克復心在戒懼操存心思者無非過人欲存天理之工夫也推而至於不動心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則斯乃聖人之極功也要之用功不外於敬蓋主一身者

同春堂集卷之四
心而主一心者敬也主一無適者心不散亂之謂也其心收斂常惺惺者心不昏昧之謂也先儒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正謂此也程復心似是元朝人心學圖左右分書次序李滉以爲是而李珥則以良心本心歧而言之爲非且求放心不當在於最末云矣 上曰李珥所論似是浚吉曰精詳縝密李滉長處而李珥之言高明通透矣心經與近思錄皆切於治心而李珥所進聖學輯要於人君爲學爲治之道最爲切要不可不講也 上曰所謂心思何謂浚吉曰心之官則思如耳司聽

目司視之意也又曰雖俗儒科業作輟則無成况此學問工夫其可間斷而爲之乎常以主一惺惺爲要可也 上曰學於贊善則予心欣然如有所得不然則與不學無異今聞贊善入直春坊故爲此召對欲與講論矣浚吉曰 聖教至此臣何以承當繼今以往唯願 聖上孜孜不怠無或間斷則 宗社之福也 上曰雖讀心經難以期月見效在朝之人舉皆科臼中出身欲得守靜不仕之人與之共理而贊善唯以斂退爲意予甚悶焉浚吉曰 聖教如此不勝感激 聖教以難以期月

見效爲疑臣則不以爲然始自今日著工用力上
合天心下順民情則其功效無窮矣士夫家家長
如有作善者則奴僕亦感而化之治國之道何以
異此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伏願 聖
心無自退托益加勉勵焉臣本衰病且無才能今
若貪戀 榮寵久而不退一朝溘然則不但 聖
朝有所惻然將舉臣之平生而盡棄之矣仍請歸
營遷葬 上曰贊善至誠勸講故世子亦感動而
情義相親每以贊善之欲歸爲悶君臣之間何言
可諱世子乳母言世子近日曉起讀書勤勤不怠

此由贊善勸講之故也此兩班若去則奈何贊善
亦非忘世之人何忍退去予亦何可遽許乎浚吉
曰 世子不欲臣退去之意臣亦知之矣古人或
以禮貌衰去或以言不用去今臣有言輒蒙 採
納禮遇之隆實出尋常如非萬分切迫何敢思退
乎 上曰徒以禮貌則亦不可予於贊善則自謂
情義相孚矣浚吉曰臣所以遲留者 世子方講
孟子初卷欲待其畢講辭歸而情勢如此且聞北
人近當出來尤難在朝矣 上曰贊善雖在朝有
何所害當初申冕等與李賊表裏相應彼人所謂

同治庚午年
金集亦未詳知稱以金緝今則不然又無鄭賊有
何所慮徐必遠曰如有提起之事則在鄉在京何
間耶 上曰李賊亦非渠意也浚吉曰 聖筭所
及非為臣一身而已而臣之私義不能無過慮今
雖下往何難夏來乎 上曰世子前日亦非不講
而講官旅進旅退無著實之功近日則不待人言
已先起敬自能勤讀此外有益之事不可盡言浚
吉曰師傅賓客有其名而無其實雖或進講一曝
十寒有何所益勸學輔導實在 聖明朱子告宋
孝宗必以自治為言臣亦願 殿下雖在燕閒之

中凡浮雜無益之事一切勿使視聽焉 上曰然
浚吉曰人君以學問為主則內外交養大有其效
而 聖上與 世子不同似難專一於讀書矣
上曰少時雖不多讀或有所思今則不然且與在
東宮時不同加以眼疾不能讀書雖方覽之冊掩
卷則難於更披心神亦不洽然平泰耳浚吉曰著
功於學問則應事接物無不曲當而體常舒泰矣
二十日召對附註朱子曰止深思而熟玩之哉宋浚
吉曰以聖傳聖而教誡之言止於如此聖人心法
豈有大於此者乎論語所謂博文約禮亦此意也

上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浚吉曰博文道問學之工夫約禮尊德性之工夫中庸大學相為表裏明善者即格物致知而誠身者合誠意正心修身而總稱之也人心道心伊川謂是天理人欲而朱子少時亦從之其後以為有病五峯即胡安國之子名宏張栻之師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朱子謂之至論先儒謂譬如大路聖人由此路盜賊亦由此路此善喻也潛室陳氏名埴朱子門人也子靜是陸九淵之字粗韻書言與麤同當以麤字讀李滉論此章曰鳥獸只知飲啄而不知利害衆人只知利

害而不知義理此言明白矣 上曰此言些子微少之謂也浚吉曰如言間不容髮其間不能以寸之意也 上曰經書註多引莊子而未見有老子之言矣浚吉曰莊子則著書頗多而老子則只有道德經其書亦少矣惟聖罔念作狂聖人豈有作狂之理乎以舜之聖至以毋若丹朱傲為戒人臣之憂愛其君無所不至故其言如此又曰謝良佐常曰家有好硯甚愛嫌其著心玩好一朝與人云凡人能就其性之偏僻處用力克去斯乃治心之要矣晉僧支遁居山中常喂駿馬於窓外人有問

之者答曰愛其神駿此乃氣質之性有偏僻處也
且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怒也呂祖謙少時性暴
飲食不如意則輒打破家事者俗所謂盤床
也其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得變化
氣質張繹嘗詬詈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蓋
人之變化氣質莫善於動心忍性也又曰朱子晚
年一目昏盲一目病將不視其答人書曰疑神靜
坐恨盲廢之不早頃承下教以眼疾妨於夜讀
為歎恐宜體念於斯言上曰朱子一生著工於
書冊豈不如此朱子年幾何而卒耶浚吉曰朱子

生於庚戌卒於庚申年七十一矣上曰朱子以
前經傳之註似必亂雜矣浚吉曰程子註解亦不
如朱子朱子之功不下於聖人矣上曰朱子之
於宋天其有意而孝宗終不能用良可歎惜浚吉
曰孟子之於齊宣朱子之於宋孝誠一大機會而
皆不能用豈不可恨又曰孝宗之喪光宗病未主
喪大臣趙汝愚以寧宗代主其喪其時韓侂胄往
來傳言於太皇太后此實權宜不得已之事而朱
子被召之時已有侂胄弄權之漸矣上曰寧宗
非有父命而何遽當國主喪耶浚吉曰以權道而

爲之也寧宗之事初雖出於不得已及光宗省事
宣可以復辟而終不能焉並與往來朝謁而廢之
朱子竭誠規諫而一不見施從而黜及趙汝愚
被竄朱子將上疏明其冤且論侂冑之奸狀而未
果至有遇遜焚章之事矣 上曰朱子知其無益
而焚之歟浚吉曰昔我 宣祖大王於筵中語及
此事教曰朱子之疏若上則庶幾覺悟何至焚章
耶承旨鄭述適入侍對曰寧宗若可覺悟占卦必
不遇遜此言甚是 上曰寧宗之事天地間大變
也古之人君父子授受之際亦多不合於人心者

皆由心學不明而然也光宗病差之後寧宗卽爲
歸國宜矣浚吉曰以其事觀之則當初擁立之際
寧宗之意未必出於不得已也 上曰然自古家
法之正無如我朝 太宗傳位 世宗之後天使
出來 二聖出待天使極其敬歎 太宗誕日
世宗率百官進賀酒闌手拍 世宗肩起舞仍
教曰守成之主無如我嗣此豈非盛德美事乎浚
吉曰我 世宗大王誠堯舜之君也 上曰東方
堯舜也禮樂文物比屋可封善教遺風闕世猶存
至於常漢女子夫死不嫁守節而死 祖宗朝教

化如此而至于今日人心風俗一至於此當其責
任者寧不慨然浚吉曰洪貴達建白改嫁子孫勿
齒於東西班其後遂成弊習常漢之女年少夫死
而終身守節聖王之法不宜如是 上曰聖王之
法何如浚吉曰王者之治恢其法制崇其禮義使
人自趨於正而已何必設禁立法勒令守節乎
二十五日召對視爾友君子止譬如門不出僂入宋
浚吉曰鬼神者乃陰陽造化之迹晝夜寒暑屈伸
往來莫非鬼神也 上曰何為其然耶浚吉曰至
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日之中晝為神夜

為鬼一歲之中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一人之中呼
為神吸為鬼生為神之伸死為鬼之歸也人死為
鬼而其子孫祭之致其來歆者亦神也鬼神無聲
無形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故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不敢忽也 上欣然曰予乃今知之矣
浚吉曰視爾友君子云云言不但於友君子之時
恐懼修省雖平居宴息之時亦當無愧於屋漏也
度思射思之思語辭也神之來不來尚不可度况
敢有厭射之意云爾 上曰衛武公周之卿士歟
浚吉曰然矣畢竟要其終之意去聖賢近氣象不

同言去聖人不遠氣象自別於後世人也李廷夔
曰閑邪之邪非邪慝之謂也非誠實則皆謂之邪
也浚吉曰浮思雜念便是邪也若無邪心則何難
於正心工夫也 上曰精白一心肅敬致齋有若
對越上帝而俄頃之間忽有浮思雜念工夫之難
可驗於此時矣浚吉曰 聖教極當既知其難惟
當益致其功若過難境則漸至於自然而無所難
矣 上曰所謂主一無適者乃是靜時持心工夫
耶對曰敬則心便一一即誠誠之言實而已矣以
實心行實事無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便是主一

便是無適人君一日萬幾若主一事而不適他事
云爾則庶事不幾於叢脞乎而亦非至誠無息之
謂也又曰人君應事平朝志氣清明之時午後神
氣疲倦之時似有異矣 上曰各司公事若從容
人納則酬應不難而近來百隸怠官日晚開坐昏
黑後公事始入堆案成軸神疲力倦其應之之際
恐未能事事得當矣浚吉曰臣聞長老之言 祖
宗朝昇平之時文書甚少而政院故為遲留必待
二更後人之不欲使人主閑佚也今則文簿甚繁
自至於三更然程子之言曰臨事而倦且怠皆誠

不至也願 聖上加意焉 上曰如人有室一段
極是善形容使人易解也浚吉曰閑邪之義先儒
縷縷言之其工夫則專在於敬也 上曰動容貌
整思慮皆敬之工也浚吉曰徹上下合內外然後
可謂之敬也又曰善惡相對不善則必惡如人之
於門不出則必入朱子所謂不是冷水必是熱湯
者亦此意也其言可謂至論而今世之人周旋於
善惡之間者甚多矣 上曰此乃鄉愿而渠則自
以為善涉世矣西山十六字以下其文極好其言
皆切實無一雜語矣浚吉曰路徑甚分明學者所

當用工處也 上曰湖西一道愁怨方極其中必
有犯罪者當徐觀其虛實而處之矣浚吉曰臣曾
見 先朝雖有逆變親鞫之舉絕無僅有如此微
細之賊則付諸攸司使之淑問為當且此賊不過
鄉谷嘯聚之徒自 上不必驚動開筵等事依前
為之可矣 上曰當令大臣處之如涉冤枉則必
令議處此時可陳其所見浚吉曰 先朝明慎獄
事至今人皆頌德蓋此等之獄分別玉石甚難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豈非古聖之政也仍進袖劄曰
臣見朱子西山文集有殿上奏劄之規臣師金長

生亦嘗用此例今臣不避僭猥敢效之此出於野人獻芹之誠而其中事關機密者則言語似頃故如是矣 上曰縷縷教誨猶以爲未足又從以書示古人之事使予感動於心而有所作爲其忠意藹然可見矣世子輔導之說本於朱子而古今不異意實深遠陳俊卿行狀中語欲寡昧之警惕而振作之何可泛視俱當體念矣浚吉曰 獎諭之教不敢當矣 上曰劄本當留置從容見之耳浚吉曰此臣之區區所懷如有可採者採之幸甚二十九日 上御熙政堂引見時宋浚吉曰臣於病

伏旅邸之中適見昨日雷變驚懼憂歎達宵耿耿竊念 聖上勵精圖治至誠勤懇而變異之作乃至此極臣欲略陳所懷而難以文字盡達故敢來請對矣 上曰昨日雷變極爲非常心之驚懼其可盡言今日是私忌引接未安而聞贊善來詣卽爲引見矣浚吉曰向者雷聲隱隱猶爲恐懼昨日之雷甚於盛夏大抵收聲之節陽氣深藏而所以有不令不寧之異者陽氣弱而陰氣盛故也所以燂燂者天之怒色也子之事親君之事天其理一也父母怒則其子之恐懼當如何 上曰然浚吉

曰丙子之冬亦有此變而不至如此之甚矣昔在
宋朝有都城水災李綱陳疏言必有夷狄之變近
日災異洊疊而此則實非尋常也 上曰是豈尋
常之災也浚吉曰或慮 聖意以為尋常尤不勝
耿耿也 上曰若有所懷畢陳無隱可也浚吉曰
臣受恩最厚徒切愛 君憂國之忱而已有何奇
謀異策可裨萬一乎臣意以為遭此大變自 上
宜有大警動作爲之事 君臣上下所當遑遑恐
懼而寂然無聞必有 睿筭臣欲親聞於榻前矣
上曰大警動大作為者何事耶浚吉曰古人以恐

懼修省爲弭災之本言雖陳腐實至論也太戊修
省而祥桑枯死高宗反已而雖雉爲祥有其實則
必有其應內而修省外而施措者必有拂於天心
者故有此災異先儒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
之惡烈風雷雨其見於事爲發於念慮者 聖明
可以自察矣 上曰然浚吉曰豐呈大禮將行還
寢者屢矣天怒若此而未滿十日遽爲宴樂恐有
乖於寅畏修省之道帝王大孝豈不在此 慈聖
之心亦恐不安矣 上曰予意亦然贊善之言是
也當議大臣而處之浚吉曰憂懼之極敢陳所懷

而 聖教如此感極不知所達 殿下曾有祭祀
時精白一心肅敬致齋之教無論有事無事之時
常持此心無所間斷則天心可格矣今天之警告
若是丁寧宜惕然反躬痛自循省也 上曰安敢
不自省也浚吉曰近日湖西逆變甚為不幸罪囚
中有小兒被拿者而 特命放送至給糧資今日
亦多疏決實盛德事也瞻聆所及無不感動以此
觀之感動人心亦非難事 上曰承旨出言于刑
房承旨其小兒推給其兄事分付可也浚吉曰向
者世龍妻妖恠之事誰不知之豈意 光王骨肉

有如此之人乎至今保全性命莫非 聖恩而遠
置已久今宜放還矣 上曰當初大臣亦言此事
矣激瀟放還之時所當一體放還而激瀟則為人
無獎雖放還保無他虞此則為人恠異不能守分
安靜與妖作恠無所不至今若來此或有變通夫
黨之事則奈何不然則與激瀟何間而仍令遠置
乎實為保全之計也浚吉曰 聖慮所及實非偶
然但彼是一女子耳雖在近地嚴其防禁則有何
作變之事耶宜熟思而量處焉 上曰然近日日
寒如此宋時烈安否或有所聞耶浚吉對以不得

同春堂先生集
聞仍曰古之帝王以手札下哀痛詔雖似文具亦不可無也遭此大變別為大警動俾得慰悅人心幸甚災異如此臣未知變恠之應出於何處而脫有緩急朝廷人材其能如壬辰丁酉之時乎外寇雖不必為慮而中原強盛北京蕩殘則我國之憂宜如何也 上曰弱國所畏者此也浚吉曰近聞外議新刷奴婢新貢米木比前其數倍蓰云白綿紙上次木以其貢除給則民可蒙惠矣 上曰此事予亦思之而所謂上木其數雖不多次木則其數甚多似難除給矣浚吉曰如此之事每以損上

益下為意可也漢宣帝遇災下詔有曰朕鬱於大道致有此災廣求四方之士以修闕失先儒以此為知消災之要道臣以沈大孚俞榮等事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大孚則以祖字為非榮則以疊用仁字為未安 先王盛德洪烈無容議為兩人云云之說有何一毫所害乎 聖明於俞沈兩臣終不釋然則後世必以直言獲罪為言何示不廣耶大孚衰敗已甚而榮則極可惜也且頃日所達李惟泰事臣欲覈陳矣頃者憲府論靈豐君澁啓辭中有綾原大君廢夫人柳氏之語 先王友

愛之德出於天性待綾原之道人無間然以此綾原夫人不得離異云矣。上曰非離異而降為妾也。浚吉曰逆臣之子法當離異而此則不為離異矣。上曰法則予不知之而贊善所聞不虛矣。浚吉曰呂聖齊陳疏請離異趙綱為禮曹判書回啓請從其願其時宋時烈進小冊子攻斥其非而李惟泰則追後陳疏攻斥矣。上曰其然乎以趙綱離異之說為非耶。浚吉曰然矣。近日宋時烈疏中所謂小臣事云者即此言也。此乃薄過宜蕩滌許其自新俞榮等亦可疏釋天災時變至於此極一

才一藝并宜收用風霆無竟日之怒豈以微細之事而終不釋然乎。天曰在上臣何敢乘此時欲為護私朋之計乎。此實國人之論也。又曰天之示警如此臣之愚意自上務修實德之外斷無別般奇謀異策伏願更加熟量焉。

十一月十二日召對朱子曰常言既信止有內外之辨宋浚吉曰臨川吳氏即吳澄也以宋時舉子仕於元者也。又曰心上忽往忽來者制之為難李珥亦言淳念最難此實經歷語臣師金長生每言李珥正心之效不待言動而自然見於外可見其工

夫之篤云矣 上曰吾儒正心工夫與釋氏有同者耶浚吉曰釋氏能收斂此心常惺惺不昧此與吾儒似若無異而彼所謂心空而無理此所謂心空而萬理具焉且彼於心性之分不免錯認本領已不是餘不足道又曰此從欲之從或作縱矣上曰以下文見之讀作縱宜矣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者何意耶浚吉曰直敬以直內也方義以方外也大敬義立而德不孤也趙復陽曰槩以坤體純正之德而言之也浚吉曰乾卦言奮發之義坤卦言柔順之德 上曰以動靜言則敬靜而義動也

浚吉曰 聖教然矣又曰此乃坤之德也以體用言之其體則柔其用則剛而不言剛者恐有害於坤德故只以直方大言之也 上曰秦始皇時周易獨存者以上筮之書故耶浚吉曰然復陽曰李珣論心學圖書曾依 聖教付籤以入矣其書已經 睿覽未知何如 上曰不必分別是非而頗切實矣浚吉曰李滉所論亦極精密 上曰李滉亦文科出身耶浚吉曰登科為禮判大提學等官方其為禮判承召上來未及肅謝 明廟昇遐宣廟初年別諭宣召即來自夏至冬畱在京邸而

同春堂先生集
不為供職懇請退去矣李滉李珥同是儒賢而其志有不同滉每以恬退守靜為意珥則既退復進必欲為國事其忠誠懇切無比矣下鄉時有詩曰舟行不忍南山遠為報篙師莫舉帆於此可見其忠誠矣 上曰成渾何如人耶浚吉曰以山林高士身負重望李珥常言篤實莫如成渾珥渾朴淳皆同志之人正值 宣廟倚任之時珥不幸早卒矣又曰癸未三司交論李珥厥後李弘老讒害成渾以此契遇不終矣 上曰其時成渾不知有西幸耶對曰蓋成渾之意身在罪籍不可無召而自

進如聞有播遷之事欲為伏謁道左而家在大路一舍之外倉卒之頃未及知之矣 上曰家之不在路傍人所共知何可誣也對曰此黨論之害也然定其賢邪別其是非惟在 聖鑑願勿以黨論先為疑人使此心有所偏倚幸甚 上曰贊善則秉心至公無偏係之私至於朝廷士大夫知黨論之有弊而皆不免焉雖或不為黨論亦莫不有色目之稱矣對曰以李珥之公心亦不免於黨目醜詆之言久而愈甚世道極為寒心矣

十三日召對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止其實一道也

上曰知其小也何意宋浚吉曰朱子語類知字作却其字作甚此於文義似長 上曰直上達天德亦程子之言乎浚吉曰然矣敬主於內義方於外敬與義相爲夾持以達于天德內不能敬而外能義者未之有也蓋義與敬相資內與外交修則自能上達天德也霎然猶言須臾 上曰敬義夾持於內外故雖欲放下於須臾之間而不可得也浚吉曰 上教誠然 上曰丹書出於何時浚吉曰黃帝時有丹鳥含書其中有敬勝怠怠勝敬等語武王卽位首訪此書於太公戶席衣鏡日用器物

皆作銘警省古聖王求道之急自治之篤俱可法也又曰丹書有敬義之說孔子所謂敬直內義方外者蓋出於此作事以義者固難而知事之合於義者爲尤難此蓋由於格致之不能盡其道也又曰要字有欲字義亦有求字義 上曰中原之人於所欲處必用要字矣趙克善曰朝廷雖定教養官送於各道士子等只製詩賦以應科程而已甚不著實若於各邑隨其士子所願構立書堂得其可爲師者會童蒙教之則似有益也浚吉曰此言誠是自朝廷勸獎其師長隨其能否而或加爵賞

則必不無所補 上曰誠然矣前日駙馬擇棟時
多見童蒙而問之則絕無識字之兒殊極寒心浚
吉曰近來士夫家子弟未聞有勸學者其中有才
者不過從事於駢儷尋摘之間幸得決科則便廢
閣書冊既無根本何以致用人才之亾職由於此
教養之道宜加講究也

十二月四日召對問敬以直內止今撫如左宋浚吉
曰朱子堂旁兩夾室之堂卽會講之堂也 上曰
曾見中原人雖造四五間其中則廳事其左右則
皆夾室矣浚吉曰朱子之父乃朱松而號韋齋臨

死謂曰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子翬籍溪胡原仲乃
吾友也吾死後汝可往事劉子翬爲朱子築室朱
子奉母往居至於累年矣朱子冠時屏山贈詩曰
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映 上曰
其言甚好矣二者何耶浚吉曰二者敬與義而內
外工夫交相爲用動爲靜本靜爲動本矣 上曰
有言乃人言之謂耶浚吉曰然 上曰莫知其鄉
之鄉非向字乃平聲也浚吉曰然矣敬義工夫皆
希聖之樞要而敬乃義之本也 上曰程子伊川
耶浚吉曰此乃伊川說程子兄弟道德如一故朱

同春堂集
子以爲二程言語不必分別矣又曰程子之母亦
哲婦人也知兩子氣象以及第處士預言之明道
豈畱意科第之人而二十歲果登進士科伊川則
終不赴舉明道立朝居官之時德義日進有過化
存神之功矣 上曰伊川與蘇軾相爭之事何也
所謂歌則不哭出於哭則不歌之意而其言亦未
可知也浚吉曰朱子之論不以伊川所言爲是而
本朝李滉以爲其日纔行朝廷大禮卽又往弔喪
家悲慶相雜翌日乃往之議亦不爲非矣東坡以
動蕩一時之才眼空四海當伊川在朝嫉之如仇

讐如此而其能相容乎趙復陽曰其時呂公著司
馬光多用程子之言子瞻惡其權不在己故如是
矣浚吉曰東坡見溫公喪具乃曰此閻羅王進上
一桶豈有如此麤悖之言也朱子攻斥東坡以爲
蘇學大行則其禍甚於荆公矣明道宣仁后臨政
之日朝廷將大用而自外承命而來死於道中矣
上曰此乃天之所使也浚吉曰伊川於講筵以師
道自處或問曰文潞公恭於事君之禮而公則以
師自尊何也伊川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其禮
自不得不恭我起自布衣職在輔導安得不自重

乎又曰若以我朝事言之趙光祖得君行道期
回隆古之治而齎志而卒豈非不幸上曰其人
氣像何如浚吉曰面目如日星氣味如芝蘭可謂
命世之大儒也上曰未終之事無乃年少輩處
事太激之致耶浚吉曰然矣君臣際遇可謂千載
一時常思竭忠於國事而竟未展布所蘊誠可痛
恨仍曰臣既有所懷不敢有隱今方進講心經耿
耿愚衷每竊望殿下言一動粹然一出於中
正和平而近來一二批答殊失所圖以進宴一
事言之前者退行實出聖上遇災修省之意臣

亦嘗有所建白近日之教頗欠和平大聖人宵
中似不無芥滯之意臣亦當待罪而不敢矣上
曰爲進宴廳批答而言之耶予之病痛贊善亦豈
不知予方用力於心上工夫而未免如此若在前
日則必過於此此亦贊善之功也浚吉曰聖教
如此臣不敢當而若因此實下工夫誠爲宗社
臣民之福也近因掌令趙克善之避有許多下
教臣固知聖意有所斟酌而但末端數語或近
抑揚亦似未穩矣今日臺論漸激自是常事聖
教中有生氣燁燁之語果如是則豈不好也曾聞

同春堂先生集
祖宗朝故事臺官有失則或招教於政院或以御筆開諭以禮待下之道可謂至矣君臣之間貴在和平不當有疑阻之心雖諸葛之於昭烈王猛之於苻秦必可否相濟豈皆每事任意為之臺官惟患不狂妄耳言不適中者寬假之可也 上曰贊善凡係事之得失敷心腹以言人非堯舜固當受人之規正矣浚吉曰其人苟可用則雖有微細之失固當容恕且年少輩中如閔鼎重金壽恒經席之上何可一日無也又曰江都死節入朝家褒崇之典幾盡舉行而其中見漏者亦或有之弼

善丑烜與姜渭聘李惇五等一時同死其二人則因其子陳疏已蒙 恩典而烜則尚不舉論一體追贈何如復陽曰尹烜之死有表著之事云矣浚吉曰工曹佐郎金秀南金尚容死節之時與之同死而以微眇鄉人之故亦未蒙 崇獎之舉矣 上曰言子該曹

十三日召對程子曰主一止常情所不能及 上曰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者何也宋浚吉曰主一乃持敬工夫朱子欲使此心無胡思亂想以主于一者誠也不誠無物何事可做當此事則心要在

此事上當彼事則心要在彼事上一事了一事二
事了二事萬事皆然若欲了未了忽彼忽此則心
無湊泊事無了期非謂只管一事而他事便放倒
也 上曰予亦疑其如此所言是也修養家想無
成有何意浚吉曰漢魏伯陽參同契中論之詳矣
周易六十四卦之內以乾坤為爐鼎以坎離為丹
藥其餘六十卦為火候分屬一月三十日每一日
晝夜十二辰用二卦十二爻此即龍虎鍊丹之法
也龍虎蓋指人之精氣以神運精氣則結以為丹
其說甚異所謂想無成有者此也 上曰沉珠丸

淵何意耶浚吉曰藏心於內猶珠之沉於淵也
上曰朱子註參同契何意浚吉曰朱子嘗稱此書
文章極好且其言有合於存養工夫矣釋氏想有
成無云者如君臣父子五倫三綱皆天地間實有
之理而釋氏則以為萬法歸虛專以虛無寂滅為
主矣 上曰唐憲宗死於服丹其子見其父之死
而又服丹而死極可恠也韓退之文集中有服丹
之說耶浚吉曰韓退之力斥服丹之人而或言退
之亦服丹而死誠可恠矣 上曰不奈何無奈何
之意耶浚吉曰然 上曰頭當合下何也浚吉曰

頭當猶言頭緒合下猶言本來或當初也正衣冠
尊瞻視乃禮也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如車兩輪如
鳥兩翼未有廢一而能行能飛者也若徒務讀書
而不加意於本源之地則此乃陸象山之罪人也
又曰聞奉恩寺僧人輩作 列聖位版奉安於法
堂後來室設齋時奉出於南座北向之位云雖未
知始於何時而事極駭異合有處置之舉矣 上
曰使該曹問處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一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經筵日記 珽 朏 至 二月 戊戌

戊戌正月十五日召對自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
法止便是不義宋浚吉曰常惺惺法者即敬以直
內工夫也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敬直義方必也內
外交相養然後方可謂學問矣惺惺二字蓋取瑞
巖僧之事瑞巖是地名日間云者日用之間也瑞
巖僧常自問曰主人翁惺惺乎又自答曰惺惺也
釋氏治心之法亦可謂切矣被他恁地云者他指
瞽史而言聒謂誦詩而聒於聽不敢少忽警省之

心而使此心惕然肅然則此乃常惺惺之法也
上曰然矣古人云提撕此心正謂是也浚吉曰不
得跳舉不得昏沉云者皆謂治心之方也釋氏所
謂跳舉卽吾儒所謂走作也釋氏所謂昏沉卽吾
儒所謂放倒也元來此心之病有跳舉昏沉二者
而已惟敬可祛此病明道謂釋氏惟知敬以直內
而不知義以方外蓋其惺惺之法有似乎敬以直
內故也 上曰持心之法則儒釋蓋無異也浚吉
曰釋氏有他心通之法面壁觀心使虛靈不昧者
而炯然光明則以心觀心無所滯礙自可以通得

他人人心云矣喚醒云者喚卽呼字義謂喚此心之
走作而頓然省悟如酒之醒也 上曰然浚吉曰
祁寬卽和靖弟子此先生指尹氏也 上曰其然
耶予則不知此先生之爲尹氏也所謂三先生誰
也浚吉曰卽程子上蔡和靖是也持敬之道當合
三先生之言而互看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方詳
備矣 上曰上蔡之說主於內而言耶浚吉曰敬
於內則其外之整齊嚴肅固不難也而然整肅於
外則亦能收斂於內故朱子作敬齋箴以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爲第一句矣 上曰是則然矣務修

其外而不能修其內者豈得爲可乎人能敬以直
內則自能義以方外也覺軒蔡氏誰也浚吉曰卽
蔡模其名與字皆朱子作之也 上曰予於近日
更觀宋史則光寧二君之事誠可痛也父子天倫
之滅絕如彼宋之亾基於斯矣浚吉曰光宗父子
間事古今所未有之大變異也 上曰然當時國
勢無復可爲而僞學二字爲網打善類之機括言
之慘矣浚吉曰 上教是矣然豈獨此也鑒不在
遠衮貞之搆亂甚於宋時趙光祖之被禍由於小
學此與道學之禁何異李端相曰已卯後士夫家

絕無藏置小學之處至以小學書爲禍本云矣浚
吉曰奇大升告 宣廟之言曰當時無小學書及
宋麟壽爲全南監司之後始得其書於麟壽家而
讀之云麟壽名人也亦於壁書之後橫罹慘禍以
壁書告變造亂者卽副提學鄭彥慤也 上曰誣
告煽亂豈是副提學之事業哉小人不智甚矣豈
不知其國危則其身亦危耶逞奸誤國國亾與亾
有何益哉如宋之賈似道韓侂胄肆凶稔惡誤了
國事而國之未亾先赤其族其爲計慮似巧而反
拙矣浚吉曰此所謂敬字惟畏爲近之者最爲明

白蓋心有畏懼之意則自不能不敬也所謂欲者非必沉溺之謂也此心纔有所向便是欲也周濂溪有言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太極也幾善惡卽太極之生陰陽者也又曰日間書筵以太極之說陳達則世子卽解其微奧處睿智聰明蓋出天賦臣等退而相賀矣上曰尹和靖何如人浚吉曰和靖名焯字彥明確實君子人也以朱子所評觀之和靖亦有病處而其篤實則誠不易得如謝良佐游定夫皆程門高弟而其後或流於禪學是可恠也宋時有張翬者亦聞人也蔡京嘗使

其子學於翬翬一日使京之子學走京之子曰先生何不數學而使學走乎翬曰汝父作壞天下將亂汝不學走何以逃死京聞之問策於翬翬曰若得天下之大賢而用之可無患也京問孰爲大賢翬以楊時爲對矣上曰張翬可謂有男子氣像者也不畏蔡京之氣焰而如是爲言不賢而能之乎浚吉曰劉安世卽劉元城器之也時人以元城爲命數最吉蔡京欲試其命遂竄元城於荒裔竟至於死朱子嘗論此事曰元城不見靖康之亂而先死此所以命吉也上曰宋則道學之禁無異

死罪至於元則雖曰夷狄猶知道學之可崇倖擄
之人如有儒士則必放釋而尊待之宋以中國而
禁道學如彼元以夷狄而崇道學如是甚可異也
浚吉曰夷狄之有中國固是大變而胡元代有賢
明之主能知尊聖而崇道此所以能享百年之運
也 上曰予觀南宋之事當岳飛韓世忠未死之
前未能恢復及諸將已死則無如之何矣况孝宗
以後偷安已久上下恬然何以能奮發興復耶浚
吉曰 上教當矣高宗有岳韓諸名將而猶未能
有為豈不可慨張魏公亦宋之名人而猶且劾李

綱是未可知也 上曰張浚不知秦檜之奸而用
之固不可許以藻鑑矣浚吉曰南渡以後惟李綱
為第一人矣高宗不足道也至於孝宗固非高宗
之比然知朱子之賢而不能用君臣相遇行道濟
世若是其難也端相曰自古賢者進用則小人必
乘間媒孽矣 上曰此則人君之責也浚吉曰孝
宗非不知龍大淵曾覲等事而終不悟焉是可恠
也 上曰內侍之類常在左右浸潤之讒最易行
也浚吉曰何獨內寺雖外臣小人浸潤之譖則一
也 上曰岳飛誠難得之將也孝於親而忠於君

當時若用岳飛則宋之恢復可指日而期也浚吉曰如岳飛豈但以將材稱之其忠與孝固是君子人也 上曰壬辰之亂始知李舜臣之材而當初全不知其為人知人豈不難哉今之世亦有人材而人不知之耶何其將才之尤不可得也浚吉曰今日國勢無一可恃而所恃者惟我 聖上耳 上曰予之氣質偏駁雖日講心經而病痛未祛舉措之間率多過當必有法家拂士常在左右庶幾可以寡過予之必欲久留贊善者此也古人云韓休知否苟有敬憚之人其為補益豈云小哉浚吉

曰 殿下治心好善之功若此而恨臣無狀不足以當 聖教竊矚 殿下聖德定非亾國之主也天下萬事之本只在人主一心治心之功其可忽哉伏見 聖上越自開講心經之後于茲五箇月之間未聞有過舉凡在臣隣莫不喜幸而臣之喜幸尤萬萬矣不圖比來頗有過中之事小臣區區之憂不能自己終宵耿耿不能成寐矣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臣竊以為 聖上之處趙復陽未免舉錯之失當也執法者錯而

枉法者舉是豈舉直錯枉者乎 上曰此無他意
復陽之言似涉不公故如是處之耳贊善有所懷
則盡其說可也浚吉曰臺諫之職爭執君上之過
舉糾正羣下之所失者也苟其言是也人主必虛
心採納然後國勢重而主威尊矣近日臺閣風采
無少可觀而復陽所論頗似峻正臣意 聖明必
加褒獎而反摧折之太甚實非所圖也 上曰斯
言是也可不體念焉第臺臣所言公則不可不聽
而或於其間未免循私則奈何浚吉曰復陽之忠
櫟 殿下猶未能洞察此臣所以深歎也且兵曹

下吏被罪之事亦非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也昔
在 宣廟朝有楊仁壽者卽太醫楊禮壽之兄也
宣廟龍潛之時嘗學史略於仁壽卽位初欲以仁
壽付東班正職而臺諫論啓以爲不可 宣廟遂
止之又欲付上護軍而臺諫又論啓以爲不可而
宣廟又止之其後欲以護軍與司直遞付其祿而
亦以臺臣論啓不果當時臺諫可謂能舉其職
聖祖受諫之德吁亦至矣今 嬪宮症患快復於
一劑良藥 聖上之嘉尚醫官欲爲酬勞者固不
爲過而乃以兵曹之不卽舉行遽震 天怒過用

刑杖豈不大為 聖德之累乎臣竊不勝慨然也
日昨筵中伏承 聖教以 大明肉醬事為可戒
而今反為此等舉措乎 上曰予過矣其時適有
館所舉動忙遽之中未免有失然與肉醬似有間
矣浚吉曰雖官自差備招來亦為未安况兵曹
下吏何等微末差備門外豈是施刑之地也臣敢
以猥瑣之言更為仰達焉臣性質躁暴居家之際
或未免發怒於家人而詬罵之及其怒止中心忸
怩且慮不肖子孫以此為法也竊伏惟 聖上今
日之事其可為後嗣法乎昔張思叔詬罵僕夫而

程子以何不動心忍性為戒夫思叔一士也猶且
戒之則况堂堂 聖明豈可為如此過舉乎 上
曰贊善性質從容居家豈有過舉如予粗厲之人
自未免暴怒而失中矣浚吉曰唐太宗聞魏徵之
來懷鵠而鵠死懷中人君苟能任直言之臣則其
有補君德豈淺淺哉人君之威怒如天之有雷霆
安知今日雷災不由於此乎 上曰今日之事無
乃贊善出去之故耶繼自今當改過慎思耳浚吉
曰往在己丑自 上或有過中之舉因羣下進言
而改之曾不踰時故判書臣金集以為是盛德事

臣等嘗聞
稱頌不已尚其言在耳矣厥後臣病伏田野竊聞
道路之言則自上聞過即改或不及初年臣未
嘗不慨然長歎也伏見近日 聖德之發於事為
言足聽聞者不為不多如唐津役人等賜衣賜食
之 命老人優恤之舉誠近代所罕聞而至如趙
克善葬斂特恤尤可以鼓動人心瞻聆所及無不
感歎而今忽有如此失當之舉譬如草木逢時英
華方發而嚴霜遽摧生意索然可不惜哉臣有所
懷不敢不陳 殿下如以臣言為是復陽夏為召
來可矣 上曰當依所言耳浚吉曰兵曹被罪色

吏未知其生死如何而若或已死則 特施恤典
如其不死則宜賜藥物救療也 上曰雖有罪不
可無恤典使之給藥救療可也浚吉曰 聖教如
是不勝感激 上曰贊善之言諄諄懇懇委曲切
至如飲醇酒不覺其沉醉矣端相曰羣下皆言宋
某纔出而 聖明有此過舉莫不嗟恨今釋然開
悟夫改不吝又如此是宋某入來之效也豈不幸
甚浚吉曰臣嘗以宋處士萬適事為戒今聞趙克
善之死尤為驚心頃日鄭道應之許歸誠不世之
殊恩也臣願為道應不願為克善也 上曰何為

此言耶子亦未嘗不憂慮而日氣向暖天時漸和
勿以疾病為念也

十六日召對自損之象止可為變化氣質法宋浚吉
曰損之為卦下澤上山山高澤深乃損下益上之
象也損下則上亦損益下則上亦益故設卦命名
為損為益深寓至戒也人之所當損者莫切於忿
與慾故君子以之懲忿窒慾當如摧山填澤 上
曰朱子論程子之言其意謂何浚吉曰橫渠遺書
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云云故明道
答書以怒明之而朱子釋之蓋曰聖人之怒大公

而順應如舜之誅四凶可怒在彼我何與焉如此
則雖怒無害何必以外物為累而惡之乎云爾此
乃程子定性書也李時術曰懲忿惟剛者能之至
於慾如水浸灌最難覺察古人戒懼尤在於慾浚
吉曰惡有剛柔怒屬剛慾屬柔剛則或可折而勝
之柔而浸潤最可懼故學者惟思之為貴 上曰
耳目口鼻四者之慾何者為甚浚吉曰色慾為甚
上曰然嘗見自警編昔有一人深以色慾為憂常
懸父母之像而宿於其下 明時有一人好色或
曰如以斧斫孤樹安得不仆乎此言深有味矣

上曰最敬者何慾耶浚吉曰人之性癖各異唯在沉溺如何古有在山而好馬者矣 上曰然鼻之於臭初認爲最敬矣聞中國人之言 大明宮室皇帝之居以沉檀龍腦和土而塗其壁以此觀之鼻之於臭爲害亦大矣浚吉曰可畏者無如聲色而以理應之則不惟無害反有顧養之益古人所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者此也時術曰張思叔所謂保生有若養生者云而伊川之言則純是天理浚吉曰伊川自涪州還髭髮勝昔時年已七十餘以義理保生惟伊川能之 上曰

家事以語錄自家之家讀之則是乃俗稱家事也浚吉曰然如下手之下讀爲去聲下字也性氣粗暴之病乃東萊少時事朱子喜東萊此言多諭於學者蓋氣質之病人皆有之而所以變化惟在學問若學而不能變化氣質則將焉用學問哉 上曰昨日所講主一以下周程本文出於何書浚吉曰見通書及二程全書矣 上曰一者無慾何也浚吉曰一卽主一之一不東不西不二不三湛然虛明不爲外物所亂故無慾也 上曰此與一以貫之之一同乎浚吉曰此一字異於是萬殊一本

之一也以昨日所對萬物一太極言之太極無處無之而渾萬物而歸之一太極吾道一貫之意亦猶是也 上問太極境界之說浚吉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天地太極而言也誠無為幾善惡以人心太極而言也動靜顯微天人一理也 上曰義以方外之方易曉而敬以直內之直不能無疑浚吉曰此直字即程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直也 上曰屏山先生劉子翬於劉子羽為何親耶浚吉曰子羽乃子翬之兄也朱子常問於屏山曰願聞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曰得力於不

遠復三字所謂不遠復是易復卦爻辭也蓋人安得無過過而即改復於無過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臣頃於 書筵言及亂極思治之義因以利復之義陳達則 世子聞而即解臣不勝喜賀矣進講文義訖浚吉進曰臣之昨日所陳率多狂僭而殿下即賜嘉納今日趙復陽 特除之命繼下臣誠惶感然臣所陳非私意也乃一國公論每事如此豈不幸甚 上曰昨日贊善力言復陽事若待銓注則似晚故特除矣浚吉曰非徒小臣感幸在廷之臣孰不欽仰 聖德乎且臣昨日所啓蓋欲

陳舉錯勸懲之意而不得畢其說矣人君舉錯勸懲合宜然後方可爲國鄭之問國人皆曰可殺而司如彼爭執而尚未蒙允羣情悶鬱矣上曰非惜之問也予意已諭於前日矣浚吉曰誅之問而褒宋甲祚似合勸懲之道矣上曰甲祚何人耶浚吉曰甲祚以丁巳新榜生負當大妃幽閉西宮之日朝儀久廢一榜之人皆不爲肅謝而此人獨持藁往拜榜首李榮久等賫率榜下將爲廢母之疏甲祚不從榮久等使人問其爲誰甲祚卽索筆大書其姓名而與之人皆危之而適有採者只

削籍停舉以錮之反正後官至奉事未幾身死故相臣金尚憲所製碣文詳之矣徐必遠曰此乃贊善宋時烈父也上曰時烈家世有如是乎自先世已非尋常人矣各別贈爵可也浚吉又起曰臣上來之初自上特命該曹連給米肉臣惶恐不敢受臣意以爲無時所賜猶不敢食則常祿亦何敢食也以今思之食常祿而罷特賜於義少安矣上曰祿薄故有此舉贊善之意如此當從容議處焉

二十日召對自益之象止不貳過也宋浚吉曰損之

下受之以益蓋以山之高填澤之深損上益下之象也益者內震外巽風雷交感彼此相助之象也故懲忿窒慾則著於損遷善改過則著於益上曰然遷善故能改過遷善改過互相爲用正猶風雷相助之象也浚吉曰上卦言懲忿窒慾此卦言遷善改過懲窒而後可以遷改二卦相受其義精矣李端相曰人能遷改則可以爲堯舜過而不改則無所不至以此觀之子路百世之師不亦信乎上曰禹拜昌言子路其庶幾乎浚吉曰孟子所稱由子路而及於禹由禹而及於舜次上達

矣上曰明道稱子路亦百世之師亦字有意又曰明道云後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此言意味深長矣浚吉曰以程子地位其言猶且如此則克治之功不其難乎必也用工深切然後方可隨症用藥也上曰然金壽興曰不覺有喜心云者喜心忽然萌動於不知不覺之間也浚吉曰此與孟子馮婦之說相近上曰朱子所云悔字難說何義浚吉曰此言極有深意蓋人能有悔然後方得改過然既悔之後不能擺去悔心常使畱著肯中則此亦反成私意又不可以此而不悔

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做者作爲也錯者舛誤也 上曰今番明番猶今日明日之謂耶浚吉曰然悔與喜怒之類其弊有三一曰期待二曰畱滯三曰隨往期待謂以私意臆度也以守令臨民言之遇豪強則當以豪強待之遇良民則當以良民待之若先意此邑之民舉是豪強也則雖遇良民亦必待之以豪強如此之類謂之期待也既悔而不能擺去悔端常使畱著心肯者謂之畱滯遷怒之謂隨往古云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此也此三者皆心之病然必用

工深切然後可知其意味三者之中期待之害最甚君子之心當如止水明鏡隨物順應然後方得其正若使先入之言爲主則以是爲非以白爲黑其害無窮矣 上曰上蔡云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所謂按伏何義浚吉曰詩以按徂旅註按止也讀作遏伏猶罪人承伏之伏端相曰謂其抑伏使不得起動也浚吉曰矜與驕相似以君上言之古人云毋自廣以狹人此亦矜字之病也 上曰先生點頭語在坐而何不直告上蔡耶浚吉曰稱人之善而語于他人理當然矣 上曰遷善

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此言最好浚吉曰以今閭閻間深色言之如玉色則可以還濯而變白深深則難乎變矣上曰然浚吉曰遷善但見人強我遷之而已故易改過過而後方改故難上曰所謂未安云者似當用喜悅等語而必稱未安何也浚吉曰他人則能如此而吾獨不能故於心自不安矣安字有出處孔子曰汝安則爲之上曰然深味此言若云喜悅則泛而不切必謂之未安然後復有懇迫緊切底意思浚吉曰聖教極當上

曰如此等處非知之難行之難也且看史之餘繼看如此書則復似無味浚吉曰經書冷淡史記鬧熱冷淡故似乎無味然古人云讀經傳而見史記則無異俳優謂其有詼諧之態而能使人聳觀也又曰臣近來病昏日甚久廢讀書新舊所得輒皆遺忘頃陳不遠復之義而未能詳悉退有所得願畢獻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陽反來復處卦之初如過之不遠而復也故曰無祇悔元吉六三曰頻復厲無咎此言既復而無過則不亦善乎復而猶不能無過則雖頻復猶善於不復也

故繼之曰厲無咎厲危義此雖危道而猶無咎也
上六曰迷復凶迷復者終迷不復之謂也迷復之
小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人君在上而蒞衆當
用天下之善以爲善今迷於復則反其爲君之道
也劉絢曰頻復不已則至于迷復此言極好 上
曰頻復厲無咎可見聖人勸人遷善寬弘之意也
初云吉次云無咎終云凶其次第意味果爲精密
浚吉曰人能自知其過者或鮮矣知過而能改者
爲尤鮮而未嘗復行獨顏氏能之故夫子稱之也
上曰叔孫通云天子無過其言無理浚吉曰諂諛

之言也壽興曰叔孫通卽以東方盜鼠竊狗偷無
能爲欺二世者也 上曰然乎不祥之人也仍及
龜山事浚吉曰朱子稱楊時爲最賢人而但無殺
活手段云矣 上曰殺活何義浚吉曰猶言無造
化運用也端相曰猶所謂抑揚也浚吉曰詩大雅
鳧鷖末章云無有後艱本謂祭祀受福之意而王
安石以爲王者泰而不驕華而不奢龜山以此言
貶安石欲黜於聖廟配享朱子以爲龜山欲黜安
石則誠爲正論然安石之罪多矣何必獨舉此事
而罪之也 上曰顏氏之子以下同是易文耶浚

同春堂先生集
吉曰此則繫辭也 宣廟嘗稱繫辭曰天下豈有
如此文章乎 上曰頃日贊善稱孔子文章指何
文而言耶浚吉曰臣之前言蓋指繫辭中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發也又曰前日所
達一貫之義亦有未盡處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謂自此至彼相去不遠若聖人之事則豈可以不
遠稱之乎忠恕之為學者工夫於此可見聖人之
道莫大於仁而仁自恕入故曰推己及物恕也以
己及物仁也以大學工夫言之明德為忠新民為
恕盡己推己之功既盡則自然為仁而本末精粗

渾然一貫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前日
自 上問四者之欲何者最難臣以色欲為甚陳
達而吳允謙對 仁廟之言極好 仁廟嘗講論
語至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問于筵臣曰此三者何者為最難允謙對曰
色為最難 仁廟曰其然乎以予觀之得為最難
允謙曰所謂色者非必謂妖色夫婦居室之間未
盡有別之義則害亦大矣 仁廟改容稱善允謙
此言可謂切至矣

二月十九日召對自程子止未達一間宋浚吉曰曾子雖傳道統氣象則不及顏子顏子天稟自高雖不用功自至於聖人境界矣先正臣李滉云三省曾子收放心工夫才差失便能知之亦顏子收放心工夫而共有差失便是不及孔子處言之於口以下是自下達上之工夫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意也又曰雖能行之于身若不樂之於心則發於事爲者豈能皆得其中也仍論用人 上曰非侍從則識面亦難何由知其人之賢否浚吉曰古之人君亦豈一一親見而後

用之以用人之權衡畀諸可堪之人則自然得其人矣 上曰然浚吉曰漢文帝古之明君而嗇夫以言語而超遷之用人之法以質實爲貴文采則不足尚也李端相曰自古人君之用小人亾國者豈知其爲小人而強用之也皆誤知而然矣浚吉曰亦或有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斥者矣 上曰以我朝 中廟時事言之小人之害罔有紀極矣浚吉曰南袞沈貞非洪景舟則亦不能逞其奸矣端相曰景舟自燕山朝作惡之人也其時校理鄭鵬自鄉上來謝恩旋即退歸人有問之者鵬答以

曾見景舟以犀帶贊成之官在於差備門外如此
人當國之時豈可仕也 上曰古事不須言今之
朝廷皆是泛泛人以予觀之似無大段小人又似
無拔萃之人矣浚吉曰方今 聖明在上朝廷清
明而國事漸至於委靡有同病危之人氣力尚在
而精神消亡者雖無權臣小人亦不可以此自慰
矣 上曰此非自慰之言不能一一精別進賢退
不肖之謂也浚吉曰臣亦仰審 聖意而古人曰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是而治效未立者或恐
聖上導率之方有所未盡也 上曰文義連續陳

之浚吉曰劉屏山事曾已仰達而所謂符者佩以
為信者如兵符之類東坡所謂生老死病符到便
行是也端相曰屏山建兩齋一曰復齋一曰蒙齋
皆取易卦之義浚吉曰屏山死時精神尚了了作
詩曰小几清宵為臨訣極知了了萬緣輕 上曰
其精神果不亂矣浚吉曰所謂習之有斷絕心過
有以害之者苟無心過雖幽暗之中亦有時習之
功不至於間斷矣毋固毋必之毋字朱子以為無
之至也安排布置皆邪意也 上曰事物之來若
不預為思量自以為泛應曲當臨事矇然不善處

置則可乎浚吉曰豈其然哉只言其無私意而已
上謂浚吉曰近有病患久廢召對以不相見為恨
矣昨見上疏以寒食加土為言形勢有不可已者
耶今日欲相議為之矣浚吉曰疏中已陳其槩每
以私事煩瀆於榻前不勝惶恐而今番形勢不可
不下去矣 上曰玉堂進來爾等之見外間之議
皆以贊善為當去否乎端相曰臣曾於宋浚吉掃
墳出去之時與同僚疏陳所懷今聞形勢果為切
迫而以國事言之不但講學之際多有裨益凡
聖躬闕失朝廷是非隨事指陳 上皆採用况

春宮方銳意學問 書筵尤不可無此人矣且
世子學問日漸長進無非宋浚吉之功也浚吉曰
世子學問長進由於天資自高豈臣之功也 上
曰不須多言贊善上來之後予每事謹慎冀無過
失世子獨居孤陋不知文義自贊善教誨便能長
進不勸自讀何莫非贊善之功也贊善上來謝恩
之後即欲還歸予非不知而予之待之者必欲以
誠意相孚今雖下去非高飛遠走之人寧不復來
待人之道要在安其心而已問於玉堂者非不信
贊善欲以廣詢僉議也贊善以為如何浚吉曰

聖教至此感泣之外更無所達出入 經幄今已
累月且於頃日疏批以君臣之間貴相知心爲教
臣中夜感激以爲必能得請今承 聖教果如所
料矣 上曰下去後果能更來耶浚吉曰豈不欲
上來但臣孱疾如此以是爲慮耳 上曰必以更
來爲期可也宋時烈近當上來兩人同時出入書
筵則尤好而但贊善旣去彼必不來矣浚吉曰
世子天資通達學問日進而遽爾辭退其在犬馬
之誠豈不耿耿臣自量筋力漸不如前五六日來
又有聾病已知報效之日無多矣端相曰 聖教

如家人父子出於至誠爲臣子者豈不感動浚吉
曰 宣祖朝李滉上來之初卽許其歸聖王待臣
之道當如是也 上曰以乞退爲言則不當矣今
雖下去趨日氣未熱還來可也浚吉曰臣之筋力
如此炎熱前上來不可斷定矣 上曰若或不來
則玉堂之言可愧浚吉曰前後 聖教至矣盡矣
更無所達日期已迫不可不速去曾聞古人亦有
榻前辭退者臣亦今日辭退何如 上曰事欠從
容追後爲之可也又曰與贊善講論時如對芝蘭
今茲許歸雖出於不違其志而不勝缺然矣

二十日贊善宋浚吉引見 上曰贊善事勢切迫故
不得已許歸而道路不邇不勝缺然浚吉曰臣庸
陋無似猥蒙 兩朝厚恩無一事裨補今者 聖
眷稠疊又賜 恩暇且伏見金益廉疏批皆是不
敢當之語惶恐感激不知所達 上曰有何不敢
當之事耶浚吉曰魚水契合之論尤非臣所敢承
當 上曰非贊善誰有當此者雖不可定日往還
未甚熱前上來如何浚吉曰臣年不至甚老而衰
病若是報答 聖恩恐在他生雖伏田野若聞政
令得失區區憂喜何異在朝前者或不無欲陳之

言而遠方所聞恐或未詳趨起未果矣 上曰如
有可言之事一一疏陳豈不可喜浚吉曰今國事
未有振作民生日就凋弊若一誠不懈豈無其效
欲外攘必先內修欲治兵必先養民內不修則不
能外攘民不養則不能治兵每事得其要領終始
不懈則寧有不成 上曰所言固非偶然可不佩
服焉浚吉曰 春宮天資本高近來更加篤實舉
朝莫不喜幸然人心無常勤忽在於造次自 上
須盡導率之方乃可有終矣 上曰贊善下去以
是尤聞春坊講官不但進講之際不能詳陳文義

亦或有飲酒失儀者故常時無敬謹忌憚處予之
教導豈能如講官之得其人耶幸賴贊善多有補
益今又辭歸深用缺然浚吉曰臣精神昏耗舊聞
亦不能記憶且非長久輔養之人也必擇講官之
能者使得久侍則必有補益臣於前日累有所達
而未蒙允從臣未知 聖意所在而輔養之任無
如俞榮臣非敢以相知之故乘時仰達若或久置
春坊則所益必多矣 上曰宋時烈人皆以為不
來而予則曰必來前日有旨中既已言及而國事
如是且曾經師傅尤欲速見而容行在前恐有退

托之言以是為慮耳浚吉曰當以 聖教一一歸
語時烈則非如臣之本無才學閑往閑來使得展
其所蘊則自當上來矣 上曰今此許歸實出禮
待之意昨者李端相之言予不以為然今聞贊善
之言似不欲上來古人之高卧山林潔身亂倫者
未必為是豈可每以閑居為意乎浚吉曰臣之情
勢 聖上未盡下燭矣自古人臣豈有以出入經
筵為厭苦者哉一生所學用於何處耶人之事故
雖不可預料下去之後若無大段疾病則自可上
來臣非敢言必來亦不敢言不來若定四月五月

則是欺罔也。上曰：非朝夕奔走之比，出入筵席而已，有何不可堪之事也？夏須趨，即上來，以副至望。浚吉曰：今方進講，心經臣之所陳糟粕而已。聖學高明，豈賴臣等而知之？惟於所已知者，精察而力行之，則必有其效矣。上曰：聖賢所言無非可法，患體行之不能，心經集註親切明白，心實好之，而生不能熟，熟不能久，這箇道理，或自以為領會，而事到面前，輒復忘了，此是工夫未熟之故也。浚吉曰：臣今遠離，當陳所懷。自上多英豪，自居之意少，以禮檢飭之功，恐非表率之道。昨日以三

字符之說為獻，而易經又有純粹精三字，臣願以此為聖明三字符焉。且今國綱頹壞，固不可無刑。然聖王於此，必欽必恤，其意可見。頃日平壤之變，誠極驚駭，而至於一門夷滅，豈非可矜鳳山罪人？既令梟示境上，旋使夏察凡於用刑之際，切勿乘快輕決，幸甚。上頷之，仍教曰：雖非久別，心甚缺然，欲行酒可安坐也。浚吉曰：頃因書筵偶陳崇飲之戒。世子答以不為接口，豈非自制導迪之效耶？上曰：予則自少無故不飲，或逢場多飲，今則久不飲，幾乎忘酒，雖欲禦寒亦不能

且闕內不用酒自是家法而今則不如前然每節
日下宮所供飲食雖多酒則只一杯常時無用酒
之事故世子不知飲矣浚吉曰草尚之風必偃自
上每事如是以導則在下者孰敢不從 上曰予
但不飲酒耳餘何足觀感乎浚吉曰曾於引對時
伏見御房中帷帳皆用麤布 至尊居處如是儉
素雖未知宮中事盡皆如此可以見 聖上尚儉
之德矣 上曰自 先朝若是闕內雖不能用大
布之衣公主輩亦不能不衣錦然常時衣服只用
綿紬別無奢侈之事矣浚吉曰昔在庚申間將遷

穆陵以無水還封退墻中 服御之物皆用綿布
當時見者莫不恨其毀動之輕易而亦喜 先王
儉德因是而昭著也方今駙馬家奢侈之弊人莫
不言而閭閻下賤此習尤盛 聖上躬率之方或
有未盡而然歟 成廟朝奉 三大妃時例行進
宴之外至於小小曲宴設之無時此乃太平之好
事孝養之盛節而然燕山荒淫之漸實由於此云
其於防微杜漸貽厥燕翼之道不可不慎如此也
上曰贊善每戒如此予不能忘浚吉曰今臣所言
縱未盡善然加察納則未必無補矣 上賜貂衣

一襲曰此雖不腆聊表余意可領之浚吉曰尤感
寵眷不知攸達上曰如有闕失必須陳聞如在
此時且以予言傳工宋參議為可浚吉曰當依
聖教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二

